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第十六屆人文社會資優班專題研究論文

指導老師：邱雯玲老師

從劇場理論看弱勢族群的空間行為  
——以臺北車站的無家者為例

學生：林博堯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6 日

## 摘要

劇場理論是由 Ervin Goffman 所提出，此理論運用舞台的概念來解釋人的行為。Ervin Goffman 認為人有前後臺空間之分，前臺是指在觀眾面前表現，扮演好某些角色的舞台，後臺是觀眾相對看不太到的空間，也是人們能不用建立某種形象，展演自己並相對較自在的空間。而從劇場理論切入研究無家者，能更透徹的了解無家者真實的樣貌，並分析無家者的生活與行為背後的原因。

臺北車站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公共空間，許多無家者亦把臺北車站當作是自己休息或睡覺的空間。許多無家者待在北車時常常會因為他人的凝視而感到不舒服，為了生活，無家者往往會發展出各自的空間行為。建構空間行為的背後可能考量許多的因素，包括自己的身體條件、資源多寡、甚至是北車對無家者的規範，都有可能列入無家者的考慮之中。而北車牆面外圍的無家者，多選擇以改變心態的方式，讓自己逐漸習慣他人的凝視，有些無家者則是會在睡覺的時候搭建紙板來隔絕外界凝視。

一旦這些無家者成功改變心態，便相對不在意路人的眼光。在此情況下，有些無家者還需要其他無家者一起在北車外圍坐臥休息，臺北車站才會成為無家者的後臺空間。無家者在臺北車站的行為相當多元，彼此之間在互動時也會遵守一定的界線。另外，無家者白天的時候都有各自的生活，有些無家者在附近走動的時候不會在意他人的眼光，使得白天大多身處在後臺空間中，而有些有工作的無家者，則會為了建立某種形象，使自己身處前臺空間中。

前後臺空間的建立往往會受到社會地位等條件的影響，而無家者身為一個相對弱勢的群體，建構空間行為的過程中會受到許多限制與影響，然而無家者作為一個行動主體，依舊還是會在有限的選擇中來調適環境帶來的影響，試圖讓自己的生活更美好。

# 目錄

<b>第一章 緒論</b>	5
第一節 研究動機	5
第二節 研究範圍	5
第三節 名詞定義	6
第四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7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8
<b>第二章 文獻探討</b>	10
第一節 劇場理論	10
第二節 無家者的相關研究	14
第三節 小結	17
<b>第三章 北車無家者的空間行為</b>	18
第一節、臺北車站之於無家者	18
第二節、影響空間行為的因素	20
一、資源	20
二、身體條件	22
三、北車規範	22
第三節、空間行為分析	23
第四節、小結	27
<b>第四章 無家者的前後臺空間</b>	28
第一節、無家者的後臺	28
一、無家者的後臺空間	28
二、臺北車站的後臺程度	30
三、無家者在臺北車站的行為	31
四、無家者在臺北車站的互動原則	31
五、小結	32
第二節、無家者的前臺	33
第三節、小結	35

第五章 結論 .....	36
第一節、總結 .....	36
第二節、研究限制 .....	37
第三節、未來研究建議 .....	37
參考文獻 .....	39
附錄 .....	42
訪綱 .....	42
訪談逐字稿 .....	43

# 第一章 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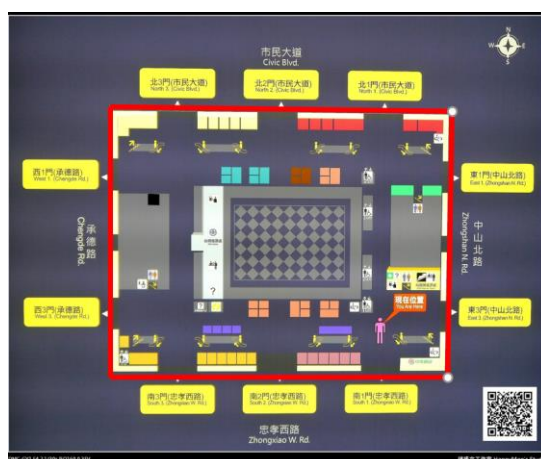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從小的生活環境中便存在著許多無家者的身影，每天上學的路上都會經過一個公園，而公園裡總有許多無家者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長大之後，補習經過臺北車站也時常會看見許多無家者沿著臺北車站的圍外坐臥。偶爾在新聞上也會看見一些無家者的報導，而底下的留言對無家者的評價好壞都有，但許多留言其實並不符合對於無家者的描述，而這些過於武斷、粗略的評價，更是在無形中影響著社會對於無家者群體的看法。從小到大的生命經驗，更讓我想好好的研究無家者。

無家者一直是社會上常見的群體，因此藉這個研究的機會，透過理論的分析與訪談，更加了解無家者的真實樣貌，以破除社會上對於無家者的迷思。期望未來某天，社會上的人們皆以尊重且理解的角度來認識無家者們。

## 第二節 研究範圍

由於處在不同空間的無家者可能會有不同的情況與環境，考量到筆者的時間以及能力，且為了不使研究結果過於發散，能夠深入地去研究特定區域的無家者，故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將限縮在分布在臺北車站(下文以北車代稱)外圍、沿著站體牆面坐臥的無家者。(圖一中粗體紅線標示處)



圖一 臺北車站一樓平面圖

資料來源：逍遙文工作室。取自

<https://cg2010studio.com/2012/06/10/%E5%8F%B0%E5%8C%97%E8%BB%8A%E7%AB%99%E5%B9%B3%E9%9D%A2%E5%9C%96-taipei-main-station-plan/>

### 第三節 名詞定義

#### 一、弱勢族群

所謂的弱勢是一種相對於強勢而言的存在，需要有一個比較的標準才會有弱勢的情況產生，而這個比較的面向可以是社經地位、經濟文化、地理環境、身心障礙、學習地位、家庭型態及族群等不利因素。這些因素使群體位處社會邊緣、文化資本不足，或在就學、就業、升學中受到影響，處於相對較不利的狀態，便是屬於弱勢族群。然而，弱勢族群不一定是少數，就算群體的人數很多，只要在上述的面向上面臨不平等的對待或處於較低的地位，都可能是弱勢族群(劉世閔，2008)。

而無家者作為社會長期關注的對象，某層面上亦符合弱勢的定義。在內政部於108年頒布的108年度住宅補貼計畫中，將無家者列入經濟與社會弱勢的範疇並給予補助，法律上已明確將無家者列為弱勢群體。此外，無家者對於常態生活的期待也因挫折感而幻滅，邊緣弱勢群體相較之下，少了一個居住的家，成為弱勢中的弱勢(林俊智，2013)。

#### 二、無家者

臺灣對於沒有私人住所而流落街頭的人有許多稱呼，政府部門以及法律條文常用「遊民」，非政府組織則傾向使用「街友」，一般民眾有時也會將這群人稱為「流浪漢」。上述種種稱呼指涉的對象通常都是露宿街頭者，然而事實上因為貧困而導致居住困難的人不僅限於露宿街頭，許多人居住在極度惡劣的居住環境，充其量有個遮風避雨的場所，然而一旦有個風吹草動便可能會失去住處，這些人與露宿街頭者在居住的安全上皆無受到完整的保護。此外，上述的稱呼皆有附帶汙名，充斥著對於無家者群體不友善的貶意(黃克先，2019)，許多無家者並不認為自己是遊民或街友，只是暫時沒有住處罷了。因此為了更準確的討論這些弱勢群體並呈現居住困難者的全貌，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便提倡以「無家者」一詞稱呼這些弱勢群體(民報，2016)，這個用詞後來被許多民間組織推廣使用，其定義包括法令上的遊民、居住於收容單位、以及居住於不安全或不適當的住所等，諸如網咖、二十四小時的營業場所(如：速食店、便利商店)、廉價旅館、三溫暖、以及惡劣擁擠的租屋環境(許哲韋，2019)。

### 三、空間行為

行為地理學中有兩大內涵，其一為「環境識覺」，另一為「空間行為」，前者著重在研究意象，是關注個體對環境中各種事物的想像，而後者著重在研究意象產生之後所展現的行為(陳信甫，2008)。空間行為所指陳的，便是「人作為一個主體，對外在環境意象的反應，意即人對於環境中各種訊息的應對的行為(許靜文，2017，頁 17)」，除了指個體在空間中的行為表現外，更強調的是個體對於環境中各類因素的反應與調適，且此處的環境跟一般認知的環境有些許的出入，一般的環境指的是非生物等固定不變的地景、空間等等，但這裡的環境所指涉的範圍更廣，包括空間中的人事物等等，都屬於環境的範疇(許靜文，2017)。下文將以此定義，來討論無家者的空間行為。

### 第四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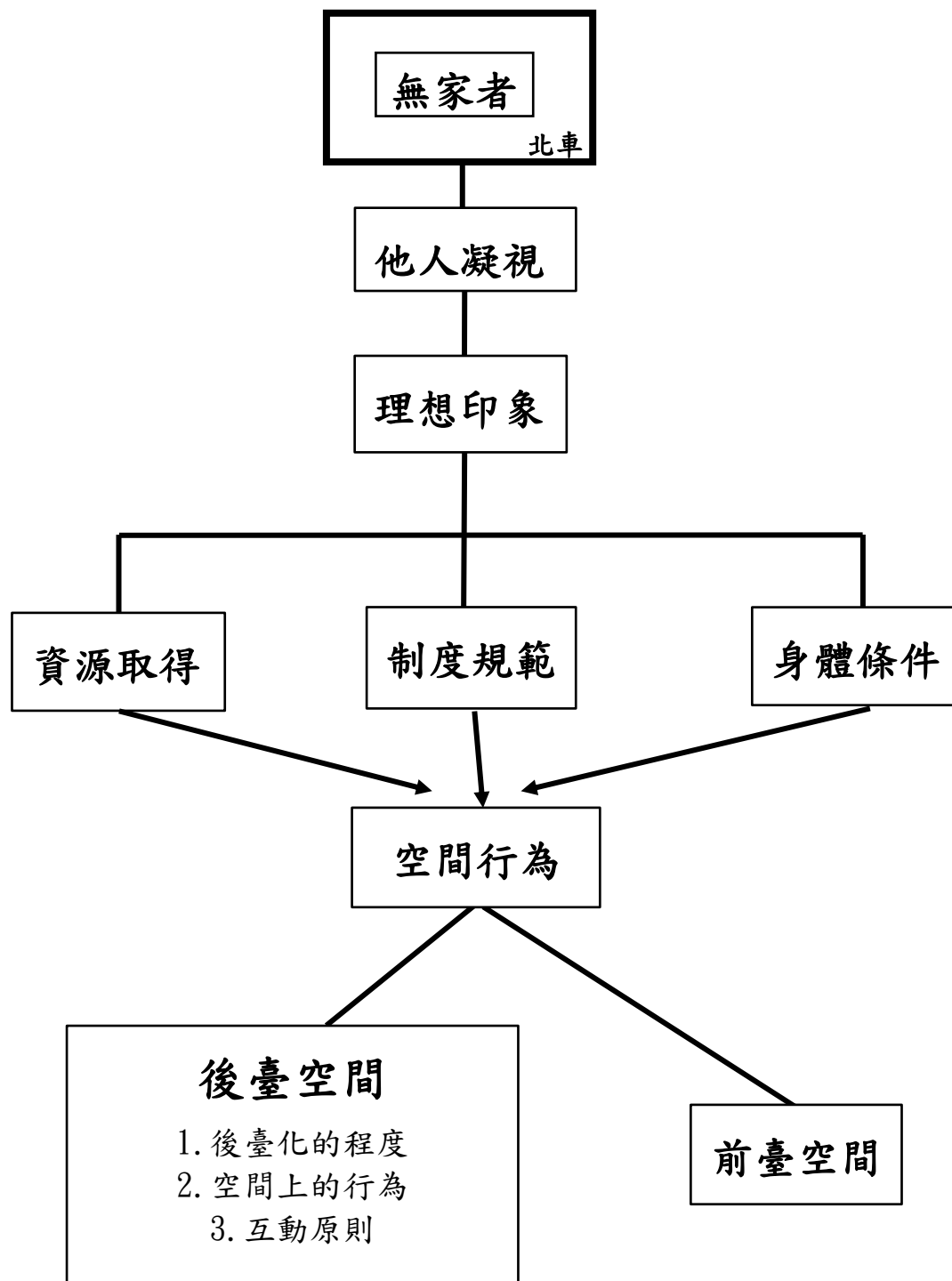
本研究將試圖從劇場理論作為出發點，了解無家者的空間行為與前後臺空間。

主要討論的問題有以下幾點：

1. 北車對無家者調適空間行為的影響
2. 北車無家者的空間行為
3. 北車的無家者的前後臺空間與其特性

##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採用的研究方法

### 一、研究架構



圖二 研究架構圖(作者自繪)



## 二、研究方法

### (一)觀察法

對於無家者的空間行為，有時候僅透過訪談法難以了解較深入或多元的內容，因此需透過觀察法作為訪談內容的參考，並藉由觀察來得到更豐富的資料，同時亦可以作為了解前後臺空間的基礎。

### (二)深入訪談法

本研究訪談無家者以了解他們的想法，能較切合現實了解實際的情況。訪談人數 11 人。

##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第一節 劇場理論

#### 一、理論內容

Ervin Goffman(1992)的劇場理論(或稱後臺理論)，將人與人的互動形式以「戲劇」的方式解釋。他認為社會不是自行調整的，行為的意義也不是本來就存在的，社會秩序或某一特定行為之所以具有重要意義，是由於人賦予它們重要性。在互動中，個體不僅彼此向對方表現自我，還努力進行特殊的印象處理，通過控制自己表現出來的姿態，以求在一定的社會場景中給人們留下某種印象。社會行為就是社會表演。社會成員在社會舞台上小心翼翼地扮演自己的多種角色，從而使自身的形象能恰到好處地幫助自己達到某些目標(陳惠玲，2002)。

劇場理論認為人們的行為皆在舞台上發生，而舞台有前後臺之分，功能與表演者所展現的行為皆有所不同。面向觀眾的地方，便稱為前臺，是人們按照既定的社會規範進行理想化的表演，並藉由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塑造自己在他人心中的理想形象，以符合社會角色及其角色期待，獲得他人的尊重(陳惠玲，2002)，至於後臺在舞台劇中則是道具和劇目的放置處，是設計和排演的空間。在Goffman的劇場理論中，「後臺是人們放鬆和忘掉角色扮演的空間，能夠讓個體從事許多與前臺所建立的理想印象相違背的行為，同時也是前臺印象的製造之地(Goffman，1922，頁121)」。

因此，判斷前後臺空間的差異，便來自於表演者是否想在他人心中建立起理想印象，換言之，在乎觀眾或不存在觀眾對自身的想法，便是判斷前後臺的其中一個關鍵要素。當表演者不在乎這些人對他的看法，也不在乎表演者在他們心中的形象，並無對於理想印象的追尋時，那麼表演者所處的空間便可能是後臺空間，反之，則可能是前臺空間。在Goffman的著作中，他以美國主婦、巴黎婦女和模特兒的例子為例來說明後臺空間。他提到，「美國中產階級的婦女可以把從孩子的遊樂場到家之間的距離看作後臺區域，她們穿著工作服，拖著平底拖鞋，嘴上叨著香菸，基本上沒什麼打扮，一邊推著嬰兒車往家走，一邊與同事們海闊天空的聊天。巴黎工人居住區的婦女，早晨的情形也同樣如此，婦女們覺得自己有權把後臺區域延伸到鄰近的商店，因此他們穿著睡衣，帶著髮網，也不梳妝打扮，就穿著拖鞋出門。同樣，在美國主要大街中，人們能看到模特兒匆匆忙忙的在大

街上走，她們穿著去拍照的衣服，為了不破壞髮型，他們把帽盒子提在手上，在這種時候，她並不想給路人留下什麼印象，甚至他們對周圍的人是不在意的，只顧獨自趕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真正的表演的表演地點是在公司照相廳的彩色布幕前，因此，在路上是不必表現出任何姿態的」(Goffman, 1992, 頁 136)。

而上文提到的印象整飾的概念，在 Goffman 的論文中也有說明，他提到：「每個人都希望別人重視自己，或讓別人知道自己很重視他，或獲得一個模糊的印象。他也希望和別人一樣，使得互動可以繼續，或停止混亂、誤導、或敵對與汗辱對方。先不管這些人心理的特殊目的或動機目的，他的興趣可能都是想控制對方的行為，尤其是別人對自己的反應。」這是 Goffman 認為的印象整飾的目的，換言之，印象整飾是指人們控制他人對自己觀感的過程。我們會藉由修正自我的呈現，來建構某種理想印象，以得到我們想要的回應(陳惠玲，2002)。

常見的印象整飾的做法，便是透過控制「破壞性訊息」(指會影響角色和互動的情境的訊息，因此必須被隱藏或適當揭露，甚至進行主動的給予，以便進行或維持適當的情境定義)(王宏仁，2003)的方式，來避免舞台背後的事實被發現，營造舞台的真實性。事實上，觀眾確實有可能意識到表演本身的虛構性，也會了解到表演者有另一個後臺的身分，其身分可能是與表演的角色衝突的、矛盾的、不協調的，因此表演者為了避免影響舞台的表演，則須使「破壞性的訊息」被控制。主要的手段是透過適度的限制觀眾的接觸並保持「社會距離」，就能夠使觀眾產生一種畏懼的心理，以及一種觀眾對表演者產生的神秘化狀態，且由於時空的距離化，常會造成陌生感，以引起看的人更多的想像。這樣的目的是為了讓難以窺視或了解舞台表演者的後臺身分而社會某些儀式、禁忌，列入「禁止被看」的範圍，以使大眾因社會距離而產生的崇敬、神秘，藉此擁有權威(陳惠玲，2002)。

值得注意的是，前後臺空間除了是相對的概念，本身並沒有規定前後臺空間必然是不同的空間，根據劇場理論所述，有許多區域在某種時間和意義上，具有前臺區域的功能，而在另一個時間意義上，又具有後臺區域的功能，因此前後臺空間不見得是不同的空間，判斷的關鍵乃是空間中的條件、人事物、時間等等，例如在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的播音室中，可以把攝像鏡頭或處於實況轉播的麥克風沒有對準的地方，反之，當這些條件不存在，播音室便成為前臺空間(Goffman, 1992)。

## 二、理論發展與應用面向

Goffman 的劇場理論距離現今社會也有一段時間，難免有些不足之處。蘇怡錚(2018)的研究中便指出了幾個 Goffman 理論的不足之處，包括前後臺的劃分過於強調二元對立、前後臺的空間可能有所改變、缺乏動態互動的描述、未討論到同時是後臺也是前臺的情況。很顯然 Goffman 的理論依然有些不夠完備之處，然而卻同時也是其他人可以發展研究的基礎。

關於 Goffman 理論的不足，周葆華(2013)也有同樣的想法，他認為前後臺的定義並非一成不變，隨著情境的改變、時間的推移、人群的流動，前後臺可以互相轉換，譬如乘客未滿的夜航機艙尾部的空姐，所身處的空間就可能在當時由前臺轉變成後臺。

Mac Cannel(1973)也意識到了劇場理論的不足，便基於此理論進而發表他自己的看法，甚至將這套理論應用在觀光之中。在他關於「舞台真實性」的理論，便把劇場理論延伸到觀光的場域，並且加深了前後臺空間的內涵，他認為現代觀光中的舞台經驗都屬於「觀光場合的舞台真實」(徐需馨，2009)，在這些觀光經驗中，舞台的搭建者，也就是那些形塑觀光舞台的樣貌的人們，為了滿足遊客對於真實的追求，同時避免旅遊區的當地生活受到遊客過度的侵擾，於是透過人工的方式營建一個舞台(李庭蕙，2015)。為了更謹慎的劃分出不同的後臺空間，Mac Cannel 將前後臺空間劃分為六個類型(巫正梅，2009)：

第一個：Goffman 的前臺

第二個：裝飾過的前臺，有時候看起來像後臺。這種類型的前臺會有一些後臺空間的物品出現，目的是為了提醒後臺的活動，並藉由這些可以勾起回憶的東西來營造氛圍，使氣氛不要太嚴肅，例如許多海鮮餐廳會用魚網裝飾在餐廳牆上，這兩個舞台在功能上都屬於前臺空間，卻被用來營造後臺空間的感覺來緩和前臺空間的氛圍。

第三個：有系統仿效後臺的前臺

第四個：開放給外人的後臺。如雜誌揭發許多大人物的私事。

第五個：做點改變或被清理過的後臺，偶爾會開放觀眾看一眼。

第六個：Goffman 的後臺

旅遊區的後臺是當地人真實生活的樣貌，也是個封閉的場所，避免觀光客的

入侵。前臺則是旅遊地區扮演符合旅遊者想像的景象，當地的風俗習慣、文化、人文生活等樣貌均被精心設計(李庭蕙，2015)。這些舞台的空間在 Mac Cannel 的理論中被更加細緻的討論，幫助研究者能區分不同舞台的類型。

李庭蕙(2015)在她的論文中引用 Mac Cannel 的理論，討論旅遊節目對於節目拍攝地的當地人們的前後臺空間。李庭蕙分析了總共九季以上的節目，並試圖為節目中呈現的場域分類出不同類型的空間。在第四季的歌目中，節目會透過當地人的自白以及主持人與當地人的談話來試圖呈現當地人的後臺空間，並且藉由滾雪球的方式找到更多當地人，努力營造真實性。而在第九季的歌目中，由於與政府合作，因此節目逐漸由重視後臺改走向前臺，在每集節目的背後加入了外國人的想法，試圖透過去在地性、降低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等方式，以滿足更大更全球性的市場。有趣的是，在節目大改制之後，製作單位會負責設計一個闖關遊戲來介紹臺灣的地區，並讓外國人參與關卡錄製心得。然而有別於過去第四季或第九季的作法，這次製作單位直接在前臺空間再刻意搭建了一個舞台，成為「前臺中的前臺」，在與製作單位單排的人事物接觸之後誤信自己體驗了一場後臺之旅，且整個任務中參賽者與當地人交流的機會也是少之又少，許多外國人依然相信他們已經深入當地文化與後臺空間了。

除了李庭蕙(2015)將 Mac Cannel 的理論應用於觀光以外，徐霈馨(2009)也在他的論文中引用 Mac Cannel 的六個前後臺空間的理論，並討論這六種前後臺空間在司馬庫斯這個觀光勝地呈現的樣貌為何，而分類的角度從主人的角度出發而非客人，在文中他有提到幾個判斷的依據，例如當地人使用母語(泰雅族語)溝通時，由於觀光客無法知道他們溝通的內容，因此語言的隔閡形成前後臺空間相當明顯的分野。

此外，許多牽涉到權力地位與匿名特性的場域，也都有人以劇場理論作為討論的出發點。

藍佩嘉(2002)曾在論文中引述 Goffman 的理論來解釋移工公共空間私有化的現象，對移工來說平常在雇主家中工作便屬於前臺，而假日在公共場合的聚會時間便屬於移工的後臺，在前臺所受到抑制的行為通常會在後臺出現。移工為了在前臺有良好的表現並回應雇主的需求，便常常將自己打扮得很樸素，不化妝、不戴首飾、不擦香水已成常態，而目的除了要讓女主人不會生氣或忌妒以外，更是為前臺呈現出移工應該呈現的樣貌以符合雇主和社會的期待，唯有在聚會的時光中在能夠真正找回自己，吃自己愛吃的東西和穿自己喜歡的穿著，甚至共同開

雇主的玩笑，在這樣舒適的後臺裡展現自我，找回自我。

鄭綉玲(2014)則是以女子看守所裡的獄卒與囚徒作為討論的群體，試圖在研究中找出各自的前後臺空間。她首先分析了獄卒與囚徒都認為看守所是公權力場所，並提出一些彼此間常有的互動行為，接著再進一步探討獄卒與囚徒的前臺空間為何，以及兩群體在前臺空間的互動，並分析影響這些行為表現的原因，後續在進一步探討囚徒之間的後臺場域。對囚徒而言，囚徒之間能單獨相處的看守所舍房，便屬於後臺空間。而文中也寫到一些囚徒之間會在後臺空間從事的行為與原因。最後討論到現況下一些囚徒和獄卒不良的現象，並提出相關的建議以改善這些問題。

### 三、小結

綜合上述的文獻，可以發現其實 Goffman 的劇場理論已經有許多專家提出不足之處並給予建議，然而本文依然採用 Goffman 的理論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因為此理論雖有些不足之處，然而理論的核心概念以及理論內容並無過大的問題，且 Mac Channel 的理論多應用於觀光的領域，其他的領域如外籍移工、看守所的獄卒與囚徒等等，皆引用 Goffman 的劇場理論作為研究的基礎，因此本文所引用的理論依然為 Goffman 的劇場理論。此外，由於前後臺空間的劃分與定義並非絕對，定義前後臺空間的方法多運用一些概念和原則性的標準去做判斷，因此許多運用劇場理論的研究者多藉由深入的觀察與訪談得到充足的資料，再藉由研究者自己的分析去詮釋何謂前臺何謂後臺，因此在區分前後臺空間的時候，至始就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研究者所要做的只是嚴謹的參考前人以及 Goffman 在劃分前後臺空間時的標準，並全面地充分了解研究對象的行為以及背景等等。

## 第二節 無家者之相關研究

### 一、無家者的處境

無家者屬於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其中以此出發作為研究的論文不勝枚舉，且多聚焦在無家者的經濟問題、社會排除、生活環境等等方面，研究方法訪談或問卷都有，本研究將以無家者處境方面現有的論文作為研究的出發點，提供訪談時的素材與基礎。

研究學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	------	------	------

者/年份			
戴瑜 慧、郭 盈靖 (2012)	資訊社會與弱勢群 體的文化公民權： 以臺灣遊民另類媒 體的崛起為例	遊民、傳播媒體	1. 現況下遊民的資訊落差 情況 2. 遊民的生計困難 3. 資訊社會可能帶來的幾 種影響 4. 遊民被媒體標籤化與汙 名化的方式與汙名化的內 容(犯罪形象、可悲的失敗 者、可悲的需救濟者) 5. 遊民被汙名化所造成的 雙重認同危機(社會認同與 自我認同) 6. 遊民被汙名化的感受 7. 改變大眾對遊民負向印 象的方法
林俊智 (2013)	遊民的現況與實務 工作之初探—以新 竹市為例	新竹市遊民	1. 遊民的現況、基本資料(居 住地、收入來源、健康狀況 等等) 2. 規範遊民的制度改革建議
郭慧明 (2004)	我要活下去！遊民 的生存策略和生活 世界	創世基金會的服務 人員、社工員、創 世基金會的服務據 點附近的遊民(萬 華、板橋、桃園、 台中、高雄為主)	1. 遊民的故事 2. 遊民的生活樣貌與生存策 略(生活態度、言行舉止、金 錢觀、工作內容) 3. 改善遊民生活的方式(實 驗) 4. 遊民的成因 5. 遊民與他人的關係與互動 6. 遊民的弱勢處境
陳治慶	遊民的社會排除與	102 年 10 月起至	1. 遊民的人口數、分布、成

(2014)	被害者之研究—以 臺北市為例	103 年 5 月止，曾 夜宿與臺北市公共 場所之遊民、選民 服務體系之警察與 社工人員共計 28 名	因、現況的困境 2. 遊民再現的樣貌(身體、行為、媒體) 3. 遊民遭受的社會排除(市場規則、就業、政治參與、權利保障、群體參與) 4. 遊民遭遇到的迫害與其防衛方法 5. 政府制度與社福團體給予幫助的不足與問題，以及建議改善的方法
陳自昌 (1995)	遊民的社區生活與 遊民服務—臺北市 萬華區的遊民研究	以萬華地區為主， 訪談 20 為遊民， 並發放問卷，有效 問卷共計 36 份	1. 遊民的成因、工作、社區連帶 2. 遊民服務之探討
許智強 (2005)	都市遊民研究—臺 北市遊民與共生機 制初探	觀察與訪談臺北縣 市(當時未升級成 新北市)的遊民	1. 遊民的生活 2. 遊民的工作類型、工作情況與收入 3. 遊民的空間分布與空間使用概況 4. 遊民的生活需求
陳治仁 (2014)	遊民脫貧自立的可 能：以大誌雜誌遊 民服務方案為例	訪談 3 位在大智雜 誌工作超過 3 個月 以上的遊民	1. 大誌雜誌的營運概況 2. 透過大誌雜誌達到脫貧的可能
許哲韋 (2019)	邁向無家者支援網 路—以臺北市為例	無家者、社福組織	1. 臺北市遊民社福體系的制度轉變與現況困境 2. 各民間組織提供給無家者的服務



## 二、無家者的空間探究

研究學者/年份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鄭啟仁 (2014)	遊民聚集臺北車站的原因及其因應策略之研究	臺北車站的遊民	1. 臺北車站對遊民有許多優點 (地理位置佳、硬體設備豐富、公益團體資源多、站務保全與警務人員對遊民友善) 2. 對政府、公益團體、企業的建議，以期能幫助遊民改善生活 3. 遊民聚集臺北車站的原因與影響 4. 臺北車站的遊民的特性

現況下有許多研究在探討無家者的弱勢處境與生活樣貌，內容都十分豐富，如我要活下去！遊民的生存策略，便清楚的呈現無家者的各方資訊。許多論文皆以訪談的方式呈現無家者，能從這些論文中再現無家者的生活樣貌，也正仰賴這些前人的努力，才能夠在這些堅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將無家者的議題與更多元的議題連結，從更宏觀的角度研究無家者。

## 第三節 小結

劇場理論的應用範圍十分廣泛，主要的目的是去分析一個群體的前後臺空間，並藉此了解這個前後臺空間產生的原因，以及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差異，藉此更透徹的了解一個群體，在藍佩嘉(2002)的論文中也曾有把這套理論應用在移工身上，以了解移工的真實樣貌，然而這套理論卻鮮少應用在同為弱勢群體的無家者。此外，許多無家者的相關研究僅單純去分析他們的生活樣貌，缺乏一個系統性的詮釋，若透過劇場理論的角度切入，能更清楚地了解無家者會在什麼樣的場合作出什麼樣的行為，也能了解此行為背後的原因為何，因此透過劇場理論的角度去分析，能更全面地幫助我們了解無家者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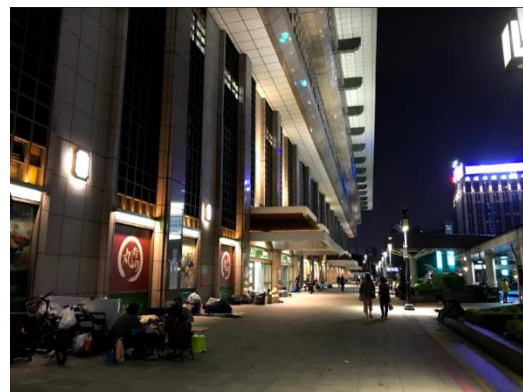
### 第三章 北車無家者的空間行為

無家者的生活場域並非只有北車，但為了便於理解無家者群體，且北車是許多無家者晚上會停留的空間，是一個相當重要，甚至是用來過夜的空間。因此，本節的分析會從北車出發，了解北車對無家者的影響，以及無家者如何建構北車的空間意義。不過無家者在北車以外的生活樣貌皆有所差異，故這部分並不會做太多關於個體生活的細部探討，只會做一些原則性的討論和分析，主要的心力依舊是放在探討北車和無家者之間的交織與連結。

#### 第一節 臺北車站之於無家者

空間對於人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使得無家者在選擇聚集地或一個休息的地方時必然會有諸多考量，而在這眾多空間中，有些無家者選擇臺北車站作為自己的休息場所，雖然臺北車站融合了许多優良的條件，但臺北車站的空間設計與建築結構也在無形中影響無家者們。

由於筆者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臺北車站的站體外圍的牆面周邊，此處不僅屬於公共空間，且也是人們要去北車時常常會經過的地方，因此這裡有許多來來去去的行人們，偶爾也會有警察在此巡邏，而臺北車站的站體設計，在建築的外圍幾乎沒有相當高的遮蔽物，換句話說，這裡的無家者幾乎是暴露在眾人的眼睛下，被大眾給窺探。因此在這裡的無家者們，常常得承受許多路人與警察的注視，個人的隱私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害。



圖三、圖四 臺北車站外圍(作者攝影)

縱使臺北車站不見得能給於無家者完善的隱私保護，但臺北車站卻是許多無家者休息的場所，對每個無家者的意義也都有所不同。有些無家者可能把北車當

成自己的家，有些無家者可能就只是把北車當成一個休息場所，每個無家者對家的定義也可能有所不同。無論無家者把北車當成家，或是休息場所等等，家，或是一個安身之處，理論上是許多人的後臺空間，能讓人們盡情的從事各式各樣的行為，但在公共空間中，人們的行為多多少少會因為大眾的凝視而受到拘束，無家者也不例外。透過訪談可以發現，多數無家者最初到街頭生活時，都會去在意他人的眼光，甚至去猜測路人是不是看不起自己，或是嫌棄自己的身分地位，進而使自己的內心感到不舒服或不自在。

「還好啦，也是還是會在乎說人家會想什麼啊！」（小林）

「當然一開始會啊，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對不對？」（賴伯伯）

「以前會，會比較害羞靦腆。」（小吳）

這些內心的不舒服就像某種束縛，對無家者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像小吳就說到，他一開始會因為在乎路人的眼光而比較害羞。

「我以前會比較內向，啊現在會比較外向一點，會跟人家聊天啦。」

在劇場理論中，前臺空間是角色扮演的地方，扮演的原因可能是個體希望在他人心建構起理想印象，抑或是個體在大眾的眼光下不得不扮演某些角色。而後臺空間便是在此情況下，為了讓表演者有個展現自我、構思前臺表演等等的空間而相應而生(Goffman, 1992)。值得注意的是，特定的行為或外在表徵也可能被大眾視為某些身分的象徵(Goffman, 1992)，例如無家者在北車牆面外圍坐臥，並鋪上紙板，休息睡覺時，這樣的行為在許多社會大眾眼中被視為是無家的表現，當無家者也這麼認為時，便會發現觀眾正以無家者的身分來看待他們，使得他們被迫進入前臺的表演空間，被觀眾當作舞台空間的表演者看待，其表演身分則是無家者。然而，有些無家者不見得可以接受無家的狀態，想擺脫現在無家的身分，因此在意識到大眾以無家者的身分看待他們時，便會去思考觀眾(大多是路人)對自己的想法，而這些想法不見得被無家者所接受或所喜歡，也因此，許多無家者並不喜歡他人的眼光，甚至會因而產生不舒服感。就算能接受自己的身分，也不

見得會喜歡觀眾以無家者的身分來看待他們。

在公共空間裡，無家者常常得面對陌生人入侵的情況，入侵的形式從窺看到互動都有可能，但依照劇場理論來看，後臺空間中的個體不會需要掩飾自己來建構自己在他人心中的理想印象，且相比於前臺而言，相對不需要在意他人的眼光(Goffman, 1992)。因此就算北車是無家者晚上的長期休息處，倘若無家者仍會在意路人的看法，在此情況下要認定北車是無家者的後臺空間難免有些牽強，而這也不禁令人懷疑，難道無家者的生活中沒有後臺空間嗎？或者，無家者是否會去建構空間意義，來調適自己面臨的情況？

無家者是如何去應對周圍路人的凝視，進而塑造自己的空間意義，或者無家者本來的後臺空間就不在北車？這些問題便成為後續討論的焦點。在此僅先點出臺北車站這個空間對於無家者的影響為何，後續會討論無家者作為一個行動主體，是如何去因應空間所帶來的影響。

## 第二節 影響空間行為的因素

每一位無家者都有不同的情況，在資本、年齡、身心狀態不同的條件下，都有些許的落差。儘管如此，依舊可以先就一些共通的特性去進行分析，找出無家者建構空間意義的過程。

無家者面對他人的凝視，或多或少會對此有應對方式，即空間行為。然而，空間行為產生的背後有許多考量的因素，也使得無家者的空間行為不必然只是逃離他人的凝視。除了無家者自己想建構的理想印象，更可能受到自身的身體條件、資源高低，以及外在制度規範等因素，多多少少會影響無家者的空間行為。對無家者來說，不同價值觀的取捨，便會影響到無家者的空間行為以及最終的形象建立。在這邊要先釐清，下文所提出的情況，並非認為所有的無家者都必然會考量的因素。在此提出這些變因，只是要試圖建構對無家者更多元化的想像，並拆解無家者必然會逃避路人眼光的推論。

### 一、資源

首先從資源的角度來看起，這裡的資源包括實體的物資抑或是抽象的關心等等。

「啊他怎麼看我，我為什麼要在意他？沒必要啊，反而這些路人很照顧我。我有看過一次，有一對年輕人打字，他在這邊拍(拍照)，這些…齁…他們都沒飯吃還是怎麼樣，我們都沒飯吃了為什麼還要在意他？如果沒有他們宣傳我們要吃什麼？啊如果要只靠社會局的補助的話，社會局能補助多少？他照顧有限啊！他光是要申請這個黑袋子<sup>1</sup>或是睡袋，就很困難了，像你看這個被子，也都是愛心人士捐的，讓他拍，有什麼關係？啊你都已經當街友了，你還要在意什麼？」(小陳)

「我流浪七年了，有的時候又沒有食物，冬天又很冷，後來就選擇在北車，因為北車來來往往，大家看得到，像現在網路很方便，大家上網 po 上去，資源就湧過來。」(小吳)

「有的人他如果身體不好，那就無話可講，身體不大好他也無法工作，而且在北車物資也比較多，啊他們年紀也大了，你要叫他們去哪裡？」(小吳)

「不會啦，路人還是蠻善良的啊，好顏相迎的啊，不會說狗眼看人低這樣，不會啦，他們的水準、家庭背景的話，應該不會輕視這個最低落的。像過年的時候，大家來送紅包啊，幾千塊啊都有，還有過年的時候，很豐盛啊，很多物資，那個衣服齁什麼的都有。」(阿南)

從上述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對有些無家者來說，本身的身分能夠引起大眾的關注，使大眾開始關心這群無家者並給予幫助。幫助的面向從具體的給予物資到抽象的關心、問候，都可以算是一種幫助。對不同的無家者來說，各自所需要的幫助面向也都不盡相同，不見得所有無家者都想要這樣子的幫助。不過對於想要或需要這些資源的無家者，在大眾面前的曝光度便可能是影響無家者空間行為的因素，而北車牆面外圍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

---

<sup>1</sup> 黑袋子是用來裝北車無家者的家當，北車的無家者必須得在早上把東西放進黑袋子內，統一集中於倉庫中，晚上才可以把袋子拿回來。若白天有物品放在北車牆面附近，會被當成廢棄物處理。資料來源：蔡思培(2020/11/12)。臺北車站推街友物品專人管理 街友嘆：我們也有自尊！。自由時報。取自：<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349620>

## 二、身體條件

有些不易改變的身體條件，也可能會影響無家者的空間行為。身體的殘疾常常造成無家者的能動性下降，使得無家者進行空間移動的能力受限，導致其空間行為的選擇較少，得在相對有限的選擇下來應對人們所投來的眼光。在走訪北車的時候，有些無家者看起來四肢健全，實際上卻有表面上看不出來的病痛，這些病痛導致他們難以行動，例如一位暱稱小陳的無家者背上長了三根骨刺，還有坐骨神經痛的問題。

「我前年還有在做事啊，但就長三根骨刺，我這個沒有騙你，報告也都有。我之前也都在做苦工，差不多九月十月的時候檢查出來的。醫生只跟我講一句話啦，你再傷一次的話你就給我躺病床。」

「能離開(北車)的人、想辦法離開(北車)的人很多啦，只不過是肯不肯而已。對我來說的話我現在沒辦法離開，因為我的身體狀況不好。」

## 三、北車規範

除了上述提過的因素，有許多難以改變的外在規範也深深地影響無家者的空間行為，使無家者就算有再多元的理想印象，最終都可能因為某些因素而減少空間行為的選擇。曾無家者表示，雖然午夜 12 點前無家者能夠進去臺北車站內休息，然而午夜 12 點一到，臺北車站便會把無家者趕出去並關門，使得無家者無法在臺北車站的站體內休息<sup>2</sup>。就算 12 點前想進去休息，站體內座位數量也相當有限，更何況，一旦離開原先的位置，原本的位置有可能會被其他無家者佔據，導致 12 點出來之後並無可以休息的地方，不論被佔據位置的可能性高低，這依舊是一個存在的風險。

「因為怎麼講，你在外面走走，走累了想到裡面坐也是可以啊，就是不能在裡面睡覺啊，晚上 12 點就會趕人了」(A 大姊)

---

<sup>2</sup> 臺北車站的營業時間(2021)。取自:交通部鐵路管理局網頁：<https://www.railway.gov.tw/tra-tip-web/tip/tip00H/tipH41/viewStaInfo/1000>

也曾有無家者表示，自己曾在大廳內休息而被趕走，而當時並無因為防疫的關係而禁止大廳內不得坐下。

「當然，想進去啊，這個沒有用啊，晚上 12. 它還是會把你趕出來啊。」（東三門阿嬤）

「啊它規定你幾點才可以靠近牆邊睡覺，雖然是公共場所啊，但你要待，政府也是管東管西的啊。」（東三門阿嬤）

「都是挑人欺負的啦，印尼的都聚在地上都可以，我坐在地上都不可以啦。」（東三門阿嬤）

顯見無家者就算想透過空間的移動，來躲避路人的眼光並在臺北車站的站體內坐臥休息，也會因為北車的規範而被限制，使得無家者只能在有限的選擇下進行空間行為。而往往在北車的規範下，無家者只能被迫離開北車的站體內，而到站體外面對大眾的凝視。

接下來要討論的是，無家者在面對各種利弊，以及個人的身體條件與大環境的交互作用下，如何形塑自身的形象，並透過空間行為來適應環境，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樣貌。

### 第三節 空間行為分析

在劇場理論中，扮演其他角色的方式來修正觀眾對自身的印象，藉由印象整飾的手法重新定義情境，以建構一個新的理想印象，使表演者與觀眾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這樣的方式常常是個體在面對觀眾時常運用的手法，也可以擺脫觀眾對自己的形象(Goffman, 1992)。在訪談無家者是如何面對路人的眼光以及在乎路人看法的這種心態時，多數的無家者的回答並非是移動到別的空間，也很少有會搭紙板等方式來隔絕路人的眼光，大多的無家者選擇待在原地，並以改變自己的心態的方式來面對周圍的人的凝視，往往呈現一種「時間一久了自然就習慣了」的心態，藉此來擺脫因為他人凝視而生的不適感。對許多無家

者來說，他人凝視而生的不舒服感不見得是最重要的事，也不見得是個無法被改變的事情。以下是無家者們的說法：

「沒有啊，就當作沒看到，我就睡我的。啊她怎麼看我，我為什麼要在意他？沒必要啊！」（小陳）

「我不管他們就不看啊，自己做的該做好的就 OK 啦，其他不用管啊！」（阿傑）

「後來就慢慢習慣了，被逼到了，如果你再這樣害羞靦腆的話，你要去哪裡？你要去哪裡啊？」（小吳）

「其實我也不在意啦，沒什麼好在意的啊，因為街友是街友啊，其實我們也沒什麼好在意的啊。因為我在外面也流浪很久了啦，其實也都習慣了。」（車站小弟）

「當然一開始會啊，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對不對？但是慢慢的，你想通了，就慢慢適應了。」（賴伯伯）

「也是會有啊（一開始會在乎其他人的想法），可是就想說遇到困難也沒辦法啊，你在乎人家的想法能怎麼樣？」（小林）

「一開始是很不習慣……一開始是很不習慣的，怕遇到熟人，嘿，啊現在沒有遇到熟人，平常都有戴口罩什麼的，只要不要遇到熟人就還是還好的啦。來這裡（北車）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問題嘛，講難聽一點就是避風港嘛，這裡是暫時性的避風港，也有人是長期性的待在這裡，像我是短暫的而已啦，短暫是暫時性的啦，當然這邊不是一個長久之地嘛，畢竟還是要離開這裡嘛，時間到了該走了就該走了嘛，但有的人在這邊待了一、二十年，講一句話，身不由己的啦，也不得不啦，有人住一、二十年就只能說他省房租錢啊，這邊吃的也是靠善心人士捐獻的嘛。啊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得已的苦衷，不方便講出來嘛。」（A 大姊）



無家者的空間行為會這麼單一其實不難理解，畢竟筆者的研究場域都限縮在臺北車站的圍牆外，會待在那就代表他能夠克服或是願意嘗試克服路人的眼光。起初路人就如同表演中的觀眾，無家者則像是一個被迫暴露在觀眾面前的人，這類型的無家者不論主動或被迫，最終選擇呈現無家者的印象，並試著讓自己不去在意觀眾。這種行為在劇場理論中，被視為是一種後臺空間的塑造過程。Goffman 認為當表演者對周圍的人們並不在意時，這時候便算是表演者的後臺空間(Goffman, 1992)，因此當無家者試著讓自己不去在意路人的眼光時，這個過程便是無家者把北車「後臺化」，逐步把這個人來人往的公共空間變成後臺空間。一旦無家者逐漸把北車給後臺化，他們便能在路人的凝視下，更不拘束地從事許多行為，讓自己脫離表演的舞台。

然而對於有些無家者來說，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透過改變心態來面對，例如在無家者睡覺的時候，由於難以掌控空間中自己的行為以及難以立即對外在環境做出反應，因此會選擇以搭紙板等方式來面對未知的風險。

「圍起來(紙板)比較安全啊，怎麼講，一方面可以擋老鼠，一方面不想給別人看到我們睡覺的姿勢，圍起來我們睡覺的時候是比較優雅安全的。每個人不一樣啊，有的人睡覺的時候是要遮蔽的，有的人不用嘛」(A 大姊)

無家者藉由搭建紙板，來建構起空間的隔離，對無家者來說，紙板彷彿擋住了外在的危險和路人的凝視，雖然無家者平常不在意路人的凝視，但在自身失去空間的掌控權時，這種心態上搭建出來的空間隔離便隨之消失，面對未知的風險，取而代之的是更為安全與更加實在的空間隔離，待了一個沒有觀眾的空間，不僅在實際上真的能抵擋一些危險，如一些害蟲或動物等，儘管效果有限，也能給無家者隱蔽性與安心的感覺。

「最起碼有圍還是比不圍的好吧，就像我們講得心理上有一種安全感，最起碼灰塵啊，老鼠啊不會進來嘛。對我來說這樣比較有安全感，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啦，其他人我就知道了。」(A 大姊)

不過，亦有無家者並不喜歡這種做法，他說：

「應該不太會啦(用紙板環繞自己)，除非說你的親戚每天都從這邊上班，不然一般不太會啊。像你這樣講的，要用紙板蓋起來，那白天這些東西你要放哪裡？啊圍起來是圍風，有時候東北季風比較大啊，啊你上面也不可能蓋啊，別人高高的不是也看得到？」(賴先生)

而無家者除了逐漸不在意路人的眼光之外，許多人對周圍其他無家者的眼光也不會過於在意：

「這邊的生活就是這樣子，你不去打擾人，就是各過各的，自己生活自己的，你不去打擾人就好了，通常都不會有什麼事情。」(小林)

「啊街友的眼光，不會啦(不會在意)，因為他們自己也是流落在這邊，他們有什麼看不起你的，對不對？」(賴伯伯)

值得注意的是，無家者在建構或是維持自身的無家者形象的過程中，不見得算是前臺的表演，這可以是無家者在做自己的過程，他不需要特別的去偽裝或是扮演什麼就很可能被大眾以無家者的形象來看待。因此本質上維持無家者印象和無家者把臺北車站當成後臺空間，這兩件事並不衝突。雖然在機率上的確有可能會有部分的無家者刻意的讓自己顯得更為弱勢，以博取大眾的關注，但在筆者目前的訪談之中，尚未訪談到有無家者會刻意地偽裝自身，並透過表演來刻畫自己的無家者形象，原則上也不需要刻意的掩飾與表演就能夠擁有無家者的形象，也只需要改變心態就能夠適應這個環境。因此筆者認為，那些會逐漸把北車後臺化的無家者們，不必然會再刻意的以表演的方式去建構無家者的形象，單純呈現自己的最原本的樣貌便能夠滿足自己的需求。換句話說，無家者在把臺北車站視為後臺空間的情況下也能獲得想要的利益，不用再額外把北車當成前臺空間，刻意的偽裝並強化自己的無家者形象，我們只須就其原則性來討論，理解原則上無家者會如何應對自身面臨的困境即可，在缺乏更多的研究以前，過多的穿鑿附會可能會將無家者推向更汙名化的想像之中。

除了上文描繪的無家者外，或許有些無家者可能選擇以其他方式來面對環境，因此這邊會試著結合筆者的觀察與推論，來建構這群無家者群體，但在此之前要先聲明，這部分的論述多仰賴筆者的觀察與推論，所觀察到的現象其背

後的原因可能很多，在此僅試圖對觀察到的現象給予一些詮釋。

有些無家者可能以遠離或是屏蔽觀眾(路人)的方式，來逃離表演的舞台，進而讓自己不用在前臺空間表演，也能夠減少因為在意路人眼光而生的不適感。筆者觀察到有些無家者就算到了晚上，在人來人往的情況下，無家者依舊不會立刻到牆面外圍休息，可能的原因除了單純想坐在附近的長椅，跟其他人聊天等等，亦有可能是為了避開路人的眼光，甚至試圖建構非無家者的形象，這些無家者有可能等到夜晚人潮漸漸散，或路人減少的時候，他們才會比較願意坐臥在北車外圍。這些無家者透過空間的轉換，來讓自己擺脫無家者的形象，使得社會大眾難以分辨其身分，或難以看見這群無家者的存在。與其說這是一種透過空間的轉換來逃離觀眾的方式，更貼切的說法是無家者藉由空間的轉換到另一個表演場所扮演起其他社會角色，不論此角色為何，都必然讓觀眾盡可能察覺不到原先的無家者身分，換言之，無家者是藉由空間的轉換，到了另一個前臺空間，盡可能扮演一個非無家者的角色。

#### 第四節 小結

綜上，可以發現對每個無家者來說，面對難以在大眾面前建立起理想印象的困境，各自都有各自的方法，然而經過歸納便可發現，多數在北車牆面外圍的無家者，傾向去改變自己對路人的看法與在意的程度，並繼續待在同樣的地方。雖然無家者在此過程中表面上看起來毫無改變，然而實際上無家者在這段過程中卻不停地在和周圍互動——心態與環境的互動，這個環境包括著人與空間。一旦無家者成功調適並轉換心態，路人的身分便從過去在舞台中的觀眾，變成無家者不在意的個體，而北車的空間意義亦隨著無家者心態改變。後續會繼續深入探討，若這些無家者把北車當成後臺空間時，可能還同時需要什麼樣條件的滿足才會成為後臺空間。此外，後續也會試著探討無家者是否有其他後臺空間，而北車在眾多的後臺空間中，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 第四章 無家者的前後臺空間

### 第一節 無家者的後臺

#### 一、無家者的後臺空間

不同的無家者可能有不同的生活樣貌，但仍有一些共通性與原則，因此本節將先承接上文，先分析把臺北車站後臺化來面對理想印象建立困難的無家者，再進而將視角延伸到其它空間行為的無家者們。

從上一節中可以發現，對那些把北車後臺化的無家者們，由於已經不在意這些路人和其他無家者的看法，不想在他人的心中建立起理想印象，因此按照劇場理論來看，當表演者不在乎這些人對他的看法，也不在乎表演者在他們心中的形象，並無對於理想印象的追尋時，那麼表演者所處的空間便可能是後臺空間(Goffman, 1992)。對這些無家者來說，北車在後臺化之後，便可能成為他們的後臺空間。

「是是是(是個人空間)，我不會在乎(路人眼光)啊，因為現在就是遇到困難了啊，你還在乎他？你要怎麼樣，對啊，你能怎麼樣？我不會去多想。」(小林)

「還好啦，其實是還好啦(建立印象或形象這件事)，不會怎麼樣啊，只要不要違反自己的睡覺就還好，沒什麼事情啊！」(A大姊)

另外，有些無家者在睡覺的時候，由於難以掌控自己的行為和及時處理未知的風險，會以紙板或一些雜物來隔絕路人，以避開路人的眼光，那麼這些無家者在睡覺的時候，其後臺空間便可能是那個有雜物或紙板環繞自身所堆砌出來的臺北車站空間，一旦失去了紙板或雜物的環繞，便拆掉了他與前臺空間阻隔的門，使自身暴露在前臺空間之中，因此表演者得守護自己的門(雜物或紙板)，以防止後臺被他人看見甚至進入(Goffman, 1992)。

然而這個後臺空間的出現仍然有一定的條件才會成立，除了剛剛提過無家者需要先把臺北車站後臺化以外，是否有其他無家者一起在北車坐臥休息，也是影響個體是否把臺北車站視為後臺空間的關鍵。筆者在觀察北車時便發現，許多無家者會在某個時間點後才開始聚集在北車外圍休息。經過訪談之後才發現，有些

無家者不敢一個人坐在北車外圍休息，要等其它無家者也開始陸陸續續地鋪紙板、延著北車外圍的牆面坐臥，才會跟著坐臥在北車外圍的牆面。例如化名賴伯伯的無家者，就提到他覺得如果沒有其他無家者一起在北車外圍休息，他自己一個人會覺得比較難為情，要等到晚上 6、7 點之後，他才會開始鋪紙板、坐臥在北車牆面外圍。

當某些行為不是一個個體的特殊表現，而是一整個群體共同呈現出來的行為時，越不覺得自己從事的行為很奇怪，反而逐漸覺得理所當然。同樣地，越多無家者在臺北車站坐臥，個體越能夠去接受與習慣自己坐臥在臺北車站的行為。至於是是不是每個把北車給後臺化的無家者都必然要有其他無家者一起休息，才敢在北車牆面外圍坐臥，這件事情仍有待商榷。因為對每一個不同的無家者來說，是否需要以及需要多少無家者和他一起做同樣的事，才可以讓他自在的把北車當成自己的後臺空間，這件事本來就難以量化也難以釐清每個無家者的狀態，但可以確定的是，有多少人和無家者一起從事相同的行為，一起沿著北車的外圍牆面坐臥休息，確實多少會影響北車這個後臺空間能提供的自我展演程度。

先前都只專注討論無家者晚上回到北車的生活，然而，無家者白天的生活也相當值得探討。經由訪談可以發現，有些沒有工作的無家者，他們白天會在北車附近走走，或是到圖書館去。而其中有許多無家者白天的生活和晚上待在北車的生活，不見得有很明顯的後臺差異。有無家者表示，他認為晚上在北車生活的感覺和白天在附近走走時的感受差不多，待在兩個空間時對於周圍的人的看法與在乎的程度相差不大：

「其實都差不多啦，因為我每天洗澡，我的穿著我也很乾淨啊，我走到外面，到哪裡人家也不曉得我是街友啊，我到哪裡都是一樣啊，到外面人家也不曉得我是街友啊」（車站小弟）

「我跟你說，臺北車站是我們晚上睡覺的地方，啊白天是我們去外面活動的時候，隨便亂走，不會有什麼差，就差不多啦」（小林）

「你不要講誰知道你是遊民？你出去就跟其他路人一樣啊，誰知道你是誰啊。」  
（A 大姊）

無家者自己並沒有給出一個明顯的比較，說明哪個空間會比較不自在、受到拘束，筆者認為可能的原因也正如前文所述，有些無家者在白天的這些活動中並沒有一些特別的任務要做或是角色需要扮演，他可以很隨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不用在乎路人的看法，而從實際的訪談來看，無家者表示，在白天的時候自己的無家者不易被察覺，可以像社會大眾一樣自在的在社會上走動，顯見當無家者脫離被標誌身分的表徵時，無家者便認為社會大眾不會給予他們異樣的眼光或是特殊的看法，彷彿關閉了原先照耀在自己身上的聚光燈，融入一般的社會大眾之中。當照耀在自己身上的聚光燈被關閉，無家者便不用被迫在舞台前展示自己，不需要被迫面對前臺空間的觀眾，在融入大眾的前提下能夠相對輕鬆地把白天的生活當做在後臺空間的生活，也因此才會說待在北車和平常白天的這些生活並無二致。

當然，也有可能會有沒工作的無家者不認為白天待的場所是後臺空間，這部分涉及無家者們各自的生活場域與行為，由於過於複雜且多樣，且缺乏研究樣本，在此便不繼續討論。

除了上述討論的無家者外，前面也有推論出有些無家者可能會因為一些路人的眼光而不敢在人多的時候延著北車外圍牆面坐臥，若這種無家者存在，那麼對他們來說，判斷前後臺空間的主要條件，來自於觀眾多寡，換言之，這種無家者跟把北車後臺化的無家者的差別，在於他們的前後臺空間是相同空間，因此就失去了隔絕前後臺空間的門，卻因為不想在前臺空間表演，便因此轉移陣地躲避觀眾的眼光，一旦沒有了觀眾或觀眾的數量低於無家者內心的標準，那麼北車這個大舞台就成了後臺空間。

## 二、臺北車站的後臺程度

臺北車站在特定情況下，會成為無家者的後臺空間，然而，對許多無家者來說，臺北車站或許是他們現階段的後臺空間，卻不必然是最理想的後臺空間。在上文中，我們可以發現有許多無家者把臺北車站是為自己的個人空間，儘管如此，許多無家者依然認為有一個家——更精確地說，一個個人的房屋，或是一個自己的套房，能提供給無家者一個更加自由自在地表現自我的場域。

「喔那街友喔，你看，第一點，他們沒有住的地方，這是很大的問題，你看如果我有住的地方，我可以裸睡，對啊。總歸一句，就是錢嘛，有錢好辦事嘛。其實都一樣啦，因為我在工地，我只是想要工作，今天做完之後會來這裡，啊明天又

不一樣了。」(賴伯伯)

「其實沒有，真的沒有，真的沒有，你現在要做什麼事情啊？一個人的空間當然很好啊，但是問題你現在沒有辦法去租房子啊，沒有這個經濟能力啊，那其實沒有什麼需求啊，就是說一個人的空間啊，街友就這樣子啊！」(車站小弟)

臺北車站雖然是無家者的後臺空間，但由於不是每個無家者都能夠忽略路人與其他無家者的存在，不在意他們的看法，因此仍有些行為不會在臺北車站的空間中表現出來，例如像無家者提到的裸睡等等。然而，每個人適應他人凝視的適應度有所不同，因此對於接近理想的後臺空間——幾乎能盡情展現自我的後臺空間，皆有程度上的差異。而重要的是，在先前就有提過，後臺空間不見得是一個能夠讓個體在空間中從事所有行為的地方，後臺空間乃是一個相對於前臺空間的存在，能夠讓個體從事與前臺空間所建立的理想印象相互違背的行為，提供個體一個表演之後喘息的所在(Goffman, 1992)。因此，臺北車站就算不是最完美的後臺空間，但對許多無家者來說，那或許是一個能夠被接受的後臺空間，能夠讓無家者從事許多前臺無法從事的行為，那麼就可以認定北車依然是許多無家者的後臺空間。

### 三、無家者在臺北車站的行為

一旦所有條件都被滿足，臺北車站成為無家者的後臺空間時，無家者在此空間中的行為也值得被探討。在過去走訪北車的時候，筆者觀察到很多無家者如果沒有睡著，有些會成群聚再一起聊天喝酒；有些則是坐臥在北車外圍然後看著路人，四處張望；偶爾也會看到少數的無家者在讀報、讀書，或是滑手機。訪談時阿戶就說了，他在北車互動的對象也就只有跟隔壁的無家者較多，平常生活也沒有太多的事情，生活相當單純。阿傑和阿紅的回答也差不多，不外乎就是聊天和睡覺，偶爾到附近散散步，過著相當單純的生活。

### 四、無家者在臺北車站的互動原則

無家者之間也會有一定程度的互動往來，會互相幫助彼此度過困難，這樣的現象不敢百分之百說必然會出現在每個無家者身上，但在訪談之中，許多無家者都有意無意地流露出會幫助其他無家者的態度，在此情況下，不同個體間

的後臺空間產生了交集，但對於有些無家者來說，並不會改變其後臺的性質。

「不會啊(在乎自己在其他無家者眼中的形象)，就很自然的聊聊天啊。自然啦，自然就可以啦。」(A 大姊)

雖然無家者會彼此互助，但在一般情況下，無家者不會去干涉他人的生活，也不會刻意在乎其他無家者的眼光，彼此之間不會去打擾到彼此的生活，或許不同的無家者之間只有相隔幾米，但基本上他們不會去刻意的打擾其他無家者的生活，彷彿在那幾米之間有著無形的帷幕個著彼此，構築出許許多多獨立運作的小世界。

「這邊的生活就是這樣子，你不去打擾人，就是各過各的，自己生活自己的，你不去打擾人就好了，通常都不會有什麼事情。」(小林)

這樣的情況十分有趣。Goffman 認為，因為後臺可以一覽無遺看見表演者的所有秘密，因此表演者會藉由印象整飾，竭力禁止觀眾進入後臺。故以此觀點來看，無家者可能不把其他的無家者當成觀眾，甚至成為共享同個後臺空間的個體，一起在同個後臺空間中活動。

## 五、小結

綜上，探討無家者的後臺空間是一個相當複雜的事，若以北車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可以發現多數的無家者都是用把臺北車站後臺化的方式來面對難以建立理想印象的困境。且不可否認的是，臺北車站對於大多數的無家者來說，在特定條件被滿足的情況下便會成為後臺空間，只是不同的無家者有著不同的條件，也正因為如此，無家者的後臺空間才會呈現這麼多元的樣貌。此外，無家者白天的生活更是更加豐富與多元，彼此間生活的場域就算性質相同，實際的一些條件與情況仍可能不同，使得要分析北車的無家者在白天的後臺空間更為困難也更為複雜。在此筆者只提出一個觀察的結論，也就是那些把臺北車站後臺化的無家者，倘若白天不需要去工作，活動的時候因為自己認為不會被認出無家者身分，使得無家者就有如一般的大眾一樣，能夠比待在臺北車站時更加輕鬆的不在意路人的眼光。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無家者生活中的前臺空間並



不多，大多待在後臺空間中。

## 第二節 無家者的前臺

誠如上一節所述，除了晚上無家者都會到的北車之外，其餘時間無家者們各自呈現著多元的生活樣貌，因此要從每個無家者的生活中挖掘出各自的前臺空間不僅沒有太大的意義，還會使研究過於發散、失去核心，因此下文將從無家者主要的幾種生活樣貌，結合推論和理論，探討較為原則性的問題。

首先針對晚上的臺北車站來討論，對已經把臺北車站後臺化的無家者來說，臺北車站幾乎不會有成為前臺空間的可能性存在，而其他類型的無家者，不論是以紙板或雜物圍繞自身的無家者，或是不願在有路人的時候坐在北車外圍的無家者，一旦其後臺空間的成立條件不足，照劇場理論的觀點來看，北車便可能成為無家者的前臺空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際的情況裡，北車不見得會成為這些無家者的前臺空間，因為這些無家者不見得會願意進入後臺條件不足的前臺空間去進行前臺的表演。當無家者不會進去一個空間時，就算在理論上探討此空間對無家者來說的空間意義，實際上對無家者來說毫無意義，可能淪於憑空想像的困境之中。

再來，討論完無家者晚上的空間後，來討論無家者白天所待的空間與行為。無家者白天的生活和一般大眾並無太大的差異，工作的工作，沒工作的做自己的事。然而，許多大眾的工作中常常得扮演好某些社會角色，以符合社會的期待與想像，此情況在許多與人互動的工作中更為常見，Goffman 在闡述前臺空間的概念時，也常常用服務生、醫生等這類型高度與人互動的產業來說明，也曾舉工人的例子，來說明工人在工作時也會在乎上司的看法，進而偽裝自己，在上司巡視時裝出一副很忙的樣子。回過頭來探討無家者的工作，無家者的工作類型大多為零工雜工(如舉牌、走路工等等)、清潔工、工人等等(陳治仁，2014)。根據無家者的工作性質的不同，也會影響其在前臺的表演程度多寡，有些無家者的工作類型大多不需與觀眾互動，即使有觀眾，多半情況下只有上司是無家者的觀眾。姑且不論在工作時的休息時間中無家者和其他工作夥伴的互動和往來，在工作的當下，很多工作並不需要與人社交並偽裝自己，往往要做的只是做好上司交代的工作就好。例如一位暱稱阿戶的無家者，做的工作是舉牌的工作，他表示在工作時不太需要額外做什麼事，只要很簡單的舉個牌子就好了。

「我是腳中風才過來這裡(北車)，走路不方便。只有舉牌這樣，站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啊站也站不久。」(阿戶)

「我應該是沒有什麼可以做的啦……除了舉牌，還有什麼……？很單純啦……我的生活。」(阿戶)

以舞台的概念來看，這些無家者就宛如舞台上由真人演出的道具一樣，雖然說屬於表演者的一環，但往往不需要過於複雜的演技，只需要做好簡單的任務，達到幾個簡單的指令。以社會角色的觀點來看，便是這個社會對於這些角色並無賦予過多的要求與期待，使無家者無須過度掩飾自我。

而有些工作內容使得無家者必須維持某種特定的形象，像阿傑就提到了，他認為他在工作時會比待在北車來的拘束，北車給了他一個自由的空間和場域可以從事後臺行為。

從上述的論述和訪談來看，起碼我們可以認為，工作的場所應屬於無家者的前臺空間，因為在此空間中無家者需要去掩飾自己並偽裝自己，以符合社會的期待和想像，就算這個偽裝的程度不大，但至少對無家者來說，相對於北車而言是一個更為拘束與不自在的場所。因為按照劇場理論來看，前後臺是相對而生的，因此多數無家者的工作場域都是他們的前臺空間。當然，也可能有少數的例外覺得在北車的自在程度和在工作時差不多，像先前提過的阿戶就這麼認為。此現象的可能原因，主要在於北車後臺化的程度與前臺工作場域的表演程度差距過低，導致無家者無法在後臺空間盡情展現自我，而在前臺空間也不需過度的表演與偽裝自己。

另外，無家者在工作場所中，也會因為時間和觀眾的多寡而成為後臺空間，無家者偶爾在工作的休息時間也會做許多無家者在後臺空間會做的事，例如阿傑就說了，他平常的工作是去教會擔任志工，在休息時間也會睡覺和聊天，阿戶也說，他在工作的閒暇時間也會和幾個工作的夥伴聊聊天。可以發現，無家者的前臺空間一但缺乏觀眾，且無須扮演社會角色，前臺空間也會轉變成後臺空間，成為無家者們休閒談天，展演自我並放鬆的場所。

### 第三節 小結

第四章先從無家者的後臺空間看起，發現無家者的後臺空間多有所不同，而在北車牆面外圍休息的無家者，一旦他們漸漸適應路人的眼光，北車便成為無家者的後臺空間。對有些無家者來說，有其他無家者一同坐臥在那也是一個北車成為後臺空間的關鍵。而有些無家者在睡覺的時候，因為較難控制自己的行為，失去空間的掌控權，因此會需要搭建紙板，透過更具體更實際的方式來隔絕外在的凝視。另外，雖然訪談之中並沒有訪談到以改變空間來面對路人凝視的無家者，但如果這種無家者存在，其後臺條件被滿足時，北車才會成為他們的後臺空間。

北車這個後臺空間不見得是無家者最理想的後臺空間，因為無法使無家者在這之中從事所有的行為。然而，對無家者來說，北車可能已經提供足夠的後臺，讓無家者能夠從事許多行為，若仍有所不足，也會透過北車後臺化等等方式來面對現況的困境。此外，無家者在這後臺空間的活動中有一定的原則，每個無家者雖然距離不近，但有些情況下也會有彼此間距離相當短的情況，而原則上皆會在目視範圍內，因此許多無家者雖然不會在意其他無家者的眼光，但卻會盡可能避免打擾其他無家者的後臺生活。

無家者的前臺空間則與個體的工作情況與生活習慣有關，許多把北車後臺化的無家者，倘若白天不用工作，那麼這種無家者的前臺空間其實不常出現，只會因為個體的生活習慣不同而有些微差異。至於那些有工作的無家者，工作時可能會基於工作的需要而有所掩飾，因此工作時這些無家者便身處前臺空間。然而，有些無家者從事的工作本身不需要與人有過多的交流互動，大多為簡單的任務，在此情況下，無家者在前臺空間中掩飾自我的程度不高。

## 第五章 結論

### 第一節 總結

在成為無家者之初，個人的空間和公共空間重疊的情況並不罕見，而無家者就如同社會上的人民一樣，會在乎路人和其他無家者的看法與眼光，因此為了追求更加自在和舒適的生活和心理狀態，無家者會發展出各自的生存策略與應對方式，此即是無家者為了應對大眾的凝視所發展出的空間行為。

在多方利弊權衡的考量下，北車牆面外圍的無家者多選擇以改變自身心態的方式作為其生存策略，這樣的空間行為使得無家者脫離前臺空間的表演場域。一般情況下，人們為了建構理想印象，往往會透過在前臺空間的表演來建立，然而無家者的作法，更傾向根本上改變心態，使自己不會想在他人心中建立起理想印象，如此一來，進入前臺空間表演的必要性也就不高，換句話說，無家者對前臺空間的需求也就不高，也因此，對一些無家者來說，臺北車站作為他的後臺空間的意義不大，因為前後臺空間是相對的，而有些無家者的生活中很少出現前臺空間，就像是在一個舞台表演中，有些無家者根本上的卸下表演者的身分，以一種旁觀的方式存在於世界上，它們存在於世界的表演舞台中，卻不參與表演，亦不太需要後臺。然而，只要無家者的生活中有前臺空間的出現，那麼北車就可以是他的後臺空間，只是每個人的前臺空間皆有所不同，且從事的表演性質也有所差異，因此對於後臺的需求多寡皆有些許差異。

此外，對每個無家者來說，都有些各自的條件要被滿足，北車才會成為他的後臺空間，例如有其他無家者一起他坐臥在北車外圍。甚至對於有些無家者來說，若採取了不同的空間行為，如以紙板環繞自己或是遠離人多的北車，那麼對不同的無家者來說，北車成為後臺空間的條件便可能不同。

儘管整理出了許多的無家者的生活，並盡量分析整理出一些現象，然而在無家者的生活中，也有許多未被探討到的空間，也可能成為無家者的前後臺空間，雖然這種個案式的探討對於理論的運用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但仍有許多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

總歸來說，無家者的前後臺空間受到其空間行為的影響，而無家者的空間行為更受到許多不可抗力的因素或是其他層面的需求滿足所影響。從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發現無家者的弱勢對其空間行為的產生有著深遠的影響。由於無家

者本身的弱勢，使得其資源取得相對較為不利，也常常是制度規範中受到影響的群體。在此情況下，無家者所呈現的印象不見得是無家者心中最理想的印象，此印象可能是與不同的利益弊害權衡的結果。無家者常常受到外在的規範等因素，退而求其次以別種方式來應對他人的凝視，而前後臺空間的意義也隨之而生。不同的社會地位、身分背景可能會影響前後臺空間的塑造，而無家者屬於社會上弱勢族群的一環，常常是在社會結構之下被限縮一定程度的選擇，而只能在有限的空間行為中盡可能去應對環境中的種種情況。若僅僅只關注無家者在空間中的行為表現，並回推與分析無家者的前後臺空間，往往會忽略塑造前後臺空間的背後脈絡，無法更全面的理解無家者的行為與前後臺空間的產生。

在訪談的過程中，筆者不停地重新建構對於無家者的認知，過去長期一直在關注無家者在社會結構而受到的不利益與弱勢處境，在認知到無家者難以避免受到社會結構影響的情況下，對無家者的認知則越趨單薄與扁平，無意間忽略了無家者作為一個行動主體，試圖去對抗社會結構的事實，這其中的動態行為也相當值得關注。

唯有當我們意識到結構的存在，並同時建構對無家者更立體化與多樣化的想像，才可以消除對無家者的偏見和歧視，希望旭日東昇之後，社會對無家者懷抱同情之時，能多一份同理。

## 第二節 研究限制

由於研究者的時間因素，無法無時無刻地觀察無家者的行為，多只能透過訪談的方式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因此對於無家者在不同空間時的行為，無法有深入的觀察與分析，也導致在分析無家者在不同空間中的行為比較時過於單薄，對於無家者前後臺空間的差異無法很具體且全面的描摹。

##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前後臺空間的塑造有著一定的脈絡可循，在看到這些脈絡之後，才能理解無家者的空間意義。在劇場理論中，多注重的是前後臺空間的一些行為差異，然而作此分析之前，也需要先理解無家者的前後臺空間為何，以及無家者如何賦予空間意義。本文更關注的是無家者建構空間意義的過程，了解這個動態過程之後才會以劇場理論來分析無家者的前後臺空間，然而卻缺乏對於無家者前

後臺空間的行為比較。後人可以從無家者行為的角度切入，觀察前後臺空間的差異比較，藉此更清楚地刻畫出前後臺空間的差異，以及了解更多無家者的空間行為與其建構空間意義的過程。

## 參考文獻

- 王宏仁(2003)。「網路匿名」的再思考。世新大學資訊傳播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李庭蕙(2015)。全球在地辯證、東西文化交雜：旅遊節目【瘋臺灣】的文化分析。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巫正梅(2009)。「部落音樂會」戲碼：以花蓮 Uyas 社區後臺日常生活展演為例。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俊智(2013)。遊民的現況與實務工作之初探 以新竹市為例。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周葆華(2013)。從「前臺」到「後臺」：新媒體技術環境下新聞業的「可視化」。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25 期：35-71。
- 陳自昌(1995)。遊民的社區生活與遊民服務—臺北市萬華區的遊民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泓斌(2001)。社會排除下的遊民生活紀錄與省思。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學術論文。
- 陳惠玲(2002)。Goffman 劇場理論主要概念的提出。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 20 期。
- 陳冠如(2005)。「台客」—臺灣社會的階級再生產與文化爭霸可能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信甫(2008)。海外學習旅遊空間行為與體驗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

陳治仁(2014)。遊民脫貧自立的可能：以大誌雜誌遊民服務方案為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徐霈馨(2009)。主人有話要說——以舞台真實性觀點論司馬庫斯部落觀光發展。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論文。

張獻忠(2016)。【專文】無家者的生命故事集～看見不被看見的人。取自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1b88edc3-1f50-49f6-a7ca-c522249bad43>

許智偉(2004)。都市遊民研究—臺北市遊民與環境共生機制初探。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靜文(2017)。臺北市微笑單車對騎乘者之環境視覺與空間行為之影響。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論文。

許哲韋(2019)。邁向無家者支援網路—以臺北市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繁淵(2014)。從標籤理論看中壢越式按摩店。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克先(2019)。「邋遢人」、「做事人」與「艱苦人」：臺灣無家者場域內的行動主體。臺灣社會學期刊，第 38 期，頁 63-114。

鄭啟仁(2014)。遊民聚集臺北車站的原因及其因應策略之研究。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兩岸關係與安全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

鄭綉玲(2014)。囹圄女伶：以臺北女子看守所為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趙幼蘭(2004)。臺灣失業勞工的生活困境與社會排斥之探討。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學術論文。

蔡思培(2020/11/12)。臺北車站推街友物品專人管理 街友嘆：我們也有自尊！。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349620>

藍佩嘉(2002)。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8 期，P169 - 218。

蘇怡錚(2018)。Goffman 戲劇理論的博物館研究——以台原亞洲偶戲博物館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顧以謙(2011)。受刑人標籤感受與社會排斥感之關聯性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江敏(譯)(2011)。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原作者：Goffman, E.)。苗栗縣：桂冠圖書出版(原著出版年：1922)。

## 訪網

1. 想先請問你的名字？化名或小名就好了。
2. 可以簡單地敘述一下一周的行為嗎？
3. 你覺得待在北車這邊有足夠的隱私嗎？
4. 北車這邊算是一個公共空間，會有許多路人來來去去的，那你會在意這些路人的眼光，或是你在他們心中的形象嗎？那其他無家者的眼光呢？
5. 路人/其他無家者的眼光會讓你的行為比教拘束，有些事情不敢做嗎？這些事情會在哪做呢，或是會做什麼事情來減少路人/無家者的眼光嗎？
6. 會因為晚上路人比較少，而覺得比較自在不受拘束嗎？
7. 那北車算是一個公共空間嘛，那當你需要一個個人空間來做一些比較私密的事的時候，你會去哪裡？
8. 日常生活中，哪裡是你的個人空間？或是哪裡最像是你的個人空間？那你在那個空間中會做什麼事？
9. 日常生活中，你在什麼情況下會需要有一定的偽裝，掩藏自己的一些個性或行為？工作的時候會有這種感覺嗎？

## 訪談逐字稿

### 1. 阿戶(2021 年 1 月 27 日)

我想先問一下，通常你在工作或是回到這裡的時候有跟其他人互動嗎？

呃這個跟隔壁而已。

所以工作的時候不太會？

啊工作的時候，同事啊，五六個這樣。

那通常屬於你個人的時間或是不用太在乎其他人看法的時候是晚上的這個時候嗎？

沒有什麼差啦就在這邊做而已，醒過來就聊天這樣。我是腳中風才過來這裡，走路不方便。只有舉牌這樣，站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啊站也站不久。

那對你來說，像這邊睡覺的時候會在乎路上的人的看法或其他跟你一起睡覺的人看法，還是這個地方就算是你個人的空間？

啊其他人要看就看啊，不要去想它就好。

所以就是不太會去管這些？

嘿。

那對你來講，臺北車站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嗎？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是像一個暫時休息的地方？還是一個休息和其他人聊天的場所？

對我們街友來說……幹，當然要當作自己的家啊，沒有地方睡就來這邊睡啊。

那你會把旁邊這些跟你一起睡覺的街友當作家人嗎？還是你覺得就還是會保持一些距離這樣？

不會啦，普通朋友啦，就這樣啦。當作自己的家人？看太輕了啦！

所以對你來說雖然臺北車站像是你的家，但其他人就還是像是一般朋友這樣，還是會保持一些距離？

我在這邊生活沒什麼前途啦，就是過一天算一天而已，也沒有什麼遇到什麼什麼，根本沒有，沒有機會做了啦，根本沒有，腳不方便了啦。

為什麼不會想試者把他們當家人？

有聊天的就當好朋友啦，但當家人，不可能啦。做街友不好內，什麼東西你要顧好，不然會被偷ㄋㄟ。

對你們來說通常比較可以做自己、不用在乎其他人的看法的時間、地點、行為？

像你這樣講，我應該是沒有什麼可以做的啦……除了舉牌，還有什麼……？很單純啦，我的生活。

## 2. 小陳(2021 年 1 月 30 日)

先問一下一週的作息？

我從上個月 9 月到十月沒什麼工作，因為目前沒辦法工作（長三根骨刺，又坐骨神經痛），目前都出個陣頭啦，現在沒事的話都坐在北車這裡。

跳陣頭時候的心情是什麼？

遊街啦。如果說實在的話，陣頭比上班還要累，有時候一直走，然後又停，還要搬東西。

那像你的話待的地方都是北車嗎？

快一年半了，前年八月吧，來來去去了，這次待最久。

那你會覺得這邊對你來說有像家一樣的感覺嗎？

家嗎？這樣家嗎……？我剛好沒有家啦，我是覺得這邊算家啦，也不能算家啦，只能算平安啦，因為我也沒有家啊！大的也過世了，小的還有小孩要養，他們也要努力過活，清寒啦。

那你覺得北車對你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屬於過客。第一個、第一個是過客，怎麼講，剛開始我過來的時候，我也不知道北車可以住啊～你一開始的時候就在這邊逛來逛去，也不好意思說直接躺下來啊，這麼多人在這邊睡覺的話，你好意思靠過來嗎？第二個就是，走不出去，想離開，但也有故事。我前年還有在做事啊，但就長三根骨刺，我這個沒有騙你，報告也都有。我之前也都在做苦工，差不多九月十月的時候檢查出來的。醫生只跟我講一句話啦，你再傷一次的話你就給我躺病床。

所以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臺北車站，他算是一個中繼站，想要離開但實際上沒那麼好離開？

你的形容詞不太對，能離開的人、想辦法離開的人很多啦，只不過是肯不肯而已。對我來說的話我現在沒辦法離開，因為我的身體狀況不好。我離開這邊三次了，第一次跟第二次來的時候我都沒有領便當吃。

是因為骨氣嗎？

痾……也可以這麼說啦，啊可是第三次被檢查到骨刺的時候有一點頹廢了。啊我妹妹要找我回去我也不理它啊，因為她自己也有兩個小孩要顧，我憑什麼拖累他？對不對？換坐你呢？

那你這邊會在意其他路人對你的看法嗎？

剛開始會。

那你會有什麼行為去因應這樣的情況嗎？

沒有啊，就當作沒看到，我就睡我的。啊她怎麼看我，我為什麼要在意他？沒必要啊，反而這些路人很照顧我。我有看過一次，有一對年輕人打字，他在這邊拍，這些…齁…他們都沒飯吃還是怎麼樣，我們都沒飯吃了為什麼還要在意他？如果沒有他們宣傳我們要吃什麼？啊如果要只靠社會局的補助的話，社會局能補助多少？他照顧有限啊！他光是要申請這個黑袋子或是睡袋，就很困難了，像你看這個被子，也都是愛心人士捐的，讓他拍，有什麼關係？啊你都已經當街友了，你還要在意什麼？

那你這邊生活的時候，會比在工作的時候更自在更不受拘束嗎？

沒住這邊的時候，是有這種想法。可是後來我來這邊住的時候，我是覺得這邊比較單純，我反而覺得說，在北車的街友很單純。因為現在的社會，思想太多，想法太多了。

### 3. 小吳(2021 年 1 月 30 日)

簡單問一下一個禮拜的行為(平常的話)?

就工作啊!

每天嗎?

看個人的體力啊，因為你也知道做工地也是這樣啊。

那通常去哪裡做工?

也不一定啊。

有工作就接嗎?

對啊，不一定一個工地。

那我想問一下你工作的心情通常是什麼?

心情是有啊，但就是很幹，例如說這個工地出去 10 個人，但只有七個人在做，其他人都在混。

啊那怎麼辦?

我回來，隔天不鳥她啊!就不管它了，因為做臨時工的，每天的人，都不一樣，所以要去適應這個臨時工啦。有時候在工地常打架就是因為這個。但我不會跟他們吵啦，你不做，這就是你工作的態度，是你對你的人生就這樣

那你晚上回來都是北車嗎?

對啊。

為什麼不會去其他地方?

因為我以前有去過龍山寺，但就比較複雜。因為有人有酒喝一喝就鬧事嘛，啊最近快過年了，有的就跟土匪一樣，用搶的。

那對你來說，你會把這邊當成你的家嗎?

一個轉換點。我不敢說我一輩子在這裡睡著，對啊，我過年後我也要找工作

啊！啊心理看個人想法，有的人他如果身體不好，那就無話可講，身體不大好他也無法工作，而且在北車物資也比較多，啊他們年紀也大了，你要叫他們去哪裡？

那對你來說，這些街友就像一般的朋友嗎？

也類似啊，大家可以互相照顧，這我們臺灣嘛，像晚上過來沒有睡袋也沒有什麼，我悶都會想辦法拿個睡袋給他蓋，我這邊沒有，啊別人也有啊！像別人你看，那個扛出來的，都社會局的袋子。

所以你會覺得北車的這些街友就像朋友嗎？還是更好的朋友？或是像家人依樣的存在？

有點當家人啦，為什麼，你知道嗎？一直在強調啦，臺灣，一樣都是臺灣，如果他怎麼樣，你看，醫療。醫療也不是我們臺灣在付的嗎？對不對？送醫院，啊他身上沒錢怎麼辦？健保，也不是我們臺灣在付的嗎？啊他一個小感冒，但他身上又沒有錢，怎麼辦？所以說臺灣就是這樣，出去不管是哪裡，你要有一個心，大家都要互相照顧，雖然你比較弱，我比較強，強的人要照顧比較弱的，今天不是我自己一個人在活而已。

那我想問一下，你在這邊北車生活的時候會在乎別人對你的看法嗎？

以前會，會比較害羞靦腆。

那行為上有什麼差別嗎？

是沒有什麼差別，應該怎麼講，睡在北車，每個人都有他的故事，所以不要去問他過去的事。

所以後來就慢慢習慣了？

後來就慢慢習慣了，被逼到了，如果你再這樣害羞靦腆的話，你要去哪裡？你要去哪裡啊？那個，我流浪七年了，有的又沒有食物，冬天又很冷，後來就選擇在北車，因為北車來來往往，大家看得到，像現在網路很方便，大家上網 po 上去，資源就湧過來。



所以北車反而比較多人在送資源過來？

對啊！

那你後來慢慢接受路人對你的眼光之後，你的行為上有什麼轉變嗎？還是就只是心態上比較接受這件事情而已？

ㄟ，我是說，算我個人而已啦，我個人的想法，我不可以一直待在這裡，畢竟我差不多五十歲了，我還有體力去工作，我還有機會，我不能一直待在這裡。挖每賽伊底假郎ㄟ敏獎(台語)，挖馬愛付粗(台語)，我總是要付出小小的力量，最起碼也要把自己照顧好，你要有工作才有錢吃飯嘛，啊你沒工作又要吃人家的東西，哩美肝嘎拍賽(台語)？不管別人的看法如何，最主要重點是自己想開了。雖然有時候還是會在乎路人的看法啦，還是會不好意思。啊我前面就跟你講了，不管怎麼樣，現在我有體力，就先把自己照顧好，你也是一樣，要先把自己照顧好。

那你會特別去躲避這些眼光嘛？

我以前會比較內向，啊現在會比較外向一點，會跟人家聊天啦。

那你覺得在北車跟在工地工作的時候，那種稍微能夠做自己不太在乎別人的心態會有差別嗎

像我在工地的時候，一定會有工地主任，那我就把工地主任交代的事情做完，我可以等到五點下班就回來了，啊事情做完了他就不會去管你了。

那什麼時候，是你們可以比較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時候？

喔那街友喔，你看，第一點，他們沒有住的地方，這是很大的問題，你看如果我有住的地方，我可以裸睡，對啊。總歸一句，就是錢嘛，有錢好辦事嘛。其實都一樣啦，因為我在工地，我只是想要工作，今天做完之後會來這裡，啊明天又不一樣了。

4. 阿傑(2021 年 2 月 5 日)

想簡單問一下你一週的作息？

去那個……救世軍教會（基督教會）做志工。

那志工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環保啊、回收啊。

每天嗎？

一週，星期一到星期五。

就是早上去工作然後晚上回來這（北車）？

對。

那工作有休息時間嗎？

有，12. 多到 2. 。

那通常都在幹嘛？

休息啊！

那通常在工作的时候会跟別人接觸嗎？

有啊。

聊天之類的嗎？

有啊。

那你晚上都回來北車這裡嗎？

對啊。

那這裡就像家一樣嗎？

對啊。

那旁邊這些街友就像家人嗎？

朋友啊。

會覺得比較親密嗎？

對啊。

那你通常在北車這邊會做什麼？

休息啊、睡覺啊！

那你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會在乎路人或是其他的街友的看法嗎？

我不管他們就不看啊，自己做的該做好的就 OK 啦，其他不用管啊！

那你會覺得在這邊做事例如說吃飯或睡覺的時候，會比你在工作的時候比較不拘束嗎？

對啊，比較不拘束啊，比較自由啊，沒有壓力啊！

那你一開始會在乎路人的看法嗎？還是後來才慢慢習慣的？

慢慢習慣啊！剛開始挺不習慣的。

5. 阿紅(2021 年 2 月 6 日)

先問一下你一週的作息？一般情況下～

現在很久都沒有工作。

所以都待在北車嗎？

對。

那你之前有工作是做什麼的？

那個都是電子方面的，電子公司的。

所以最近的活動地點都在北車這邊嗎？

對。

那你通常會做什麼事？

有時候會在這附近走一走。

所以你會把北車當你的家嗎？

沒有啊，有時後就會回去一趟……。

回去哪？

回家啊。

所以你只有過年的時候會在這邊嗎？

對。

可以問一下你為什麼只有過年的時候會來這裡嗎？

沒有那個，前幾年就過來這裡很久了，是社會局留我在這裡很久了。

所以回家會待在家裡多久？

過完年回到家裡就不會再來這個地方了，就準備馬上就要找工作了。

啊前幾年的話也會過完年就回家嗎？

沒有欸，前幾年都是在東區那邊，那邊沒有東西吃才過來這裡的，前年才到臺北車站這裡的。

為什麼前幾年沒有回家？

是沒有車資可以回去。

所以你覺得臺北車站對你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意義喔？意義……有時睡覺，東南西北這樣跑。

所以他就是一個睡覺的地方？

是。

那你會在乎路人或是其他街友對你的看法嗎？

跟街友都是聊天啊！

那路人嗎？

也都是聊天啊。

那一開始會不習慣嗎？

會，會，一開始不太敢向路人討錢啊。

那是怎麼去慢慢適應其他路人的看法的？

先到東區去適應看看，沒多久就到臺北車站了。

那你會覺得這邊跟你之前工作的地方還要自在，還要不受拘束嗎？

是比較自在啦！

那會覺得可以比較放得開嗎

這邊喔……放得開是比較難啦！

那跟工作的話比較起來呢？

是可以。

那有這樣的差別的原因是什麼啊？

差別……很多啦！

那可以大概講幾個嗎？

差別……就習慣啦，回到家，當然就習慣啦！

你說那個生活比較習慣？

對對對。

## 6. 車站小弟(2021 年 3 月 12 日)

那可以先請問你的化名嗎？

車站小弟啦。

那可以先簡單問一下你一周的作息嗎？

一周的作息齁，我很簡單啦，我其實都是這樣子，ㄟ，白天我就去洗澡啊，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啦，然後吃早餐啊，早餐自己準備啦，然後看報紙啊，到圖書館啊，看看雜誌啊，翻翻雜誌啊，就差不多是這樣子啊！

都是待在圖書館嗎？

對啊，大部分，有時候待在運動中心這樣。

然後晚上再回來這邊(北車)嗎？

嘿啊！

那我想問一下，通常你想做一些比較個人或是比較私密的事情的時候，你會在哪邊做這種事情？

私密喔……我現在哪有什麼比較私密的事情？沒有啊，都沒有啊。

可是在臺北車站這邊會覺得做一些事情的時候受到影響嗎？因為在這邊也都來來去去的？

我們在這邊也都沒做什麼事情啊，路人喔，路人當然是友善的啊，但有的眼光也都是歧視的啊，這都是難免的啊，對不對？反正，習慣了啊，對不對？這都是難免的啊。

但你不會有一些想要一個人的時候或是想要一個人的空間，然後在那邊做事情的時候不用這麼受拘束，可以盡情地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時候嗎？

其實沒有，真的沒有，真的沒有，你現在要做什麼事情啊？一個人的空間當然很好啊，但是問題你現在沒有辦法去租房子啊，沒有這個經濟能力啊，那其實沒有什麼需求啊，就是說一個人的空間啊，街友就這樣子啊！

那你會想要努力去打造一個自己的空間嗎？

這個當然是說有這種一個人的空間當然最好啊，但簡單的講就是要去賺錢啊，但是真的，我已經滿 66 歲了，我已經沒這個鬥志了，我要去轉錢也可以啦，你說我懶惰也可以啦，但是我是沒有這個鬥志啦，其實我以前也工作過，但目前就是缺少那個人生的鬥志啦，我生活也很簡單啊，我生活一個月花得差不多 2000 快而已，這邊有的街友你不要看他們……一個月賺 1 萬 5000 快，但他們都花掉了，但是我是沒有什麼慾望啦，物質的慾望，我一個月只花 2000 快而已。

那所以你會想要有一個人的空間，但在臺北車站這邊就也還好嗎？

對啊，也還好啦，因為也沒什麼需求啦，當街友沒這個慾望啦！

那你晚上回來臺北車站這邊的時候，會覺得比較自在或比較不受拘束嗎？

其實都差不多啦，因為我每天洗澡，我的穿著我也很乾淨啊，我走到外面，到哪裡人家也不曉得我是街友啊，我到哪裡都是一樣啊，到外面人家也不曉得我是街友啊！

那你一開始在臺北車站這邊的時候，會在意這些路人的眼光嗎？

其實我也不在意啦，沒什麼好在意的啊，因為街友是街友啊，其實我們也沒什麼好在意的啊。因為我在外面也流浪很久了啦，其實也都習慣了。

那你一開始在街頭的時候，會去在意這些路人的眼光嗎？

其實真的不在意啦，因為社會就是這個樣子的，還是有同情心或怎麼樣的，啊有的當然是歧視的眼光啊，都有，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那你的工作是什麼啊？

其實我以前也有工作啦，那存了一點錢，真的是不多啦，但我現在健保欠 4 萬多，國民年金也欠了 4 萬多，我如果也把這個債繳一繳喔，我每個月國民年金可以領 5000 塊啊，但是因為我沒辦發法啊。



7. 賴伯伯(2021 年 4 月 9 日)

可以先簡單問一下你的名字嗎？

姓賴。

那有什麼化名或是小名嗎？

沒有。

那就先用賴先生稱呼你喔？

賴伯伯就好，70 幾歲就是賴阿伯嘛！

那我想先問你，你覺得在臺北車站這邊有足夠的隱私嗎？

隱私喔？應該沒有什麼啦，因為晚上一般 7、8 點之後才在這邊，啊晚上鐵路局巡查過後就可以躺平了，啊大家都有蓋棉被，隱私上沒有什麼太大的顧忌啊！

所以你會在意這些路人對你的眼光嗎？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啊，啊這個路人走過去人家不曉得我們的人，才會說「ㄟ這邊怎麼有人在睡覺」，啊如果附近每天都在通勤的人，他就會知道「喔這邊就是沒有家的人」，街友啦！

所以你不不會在意他們的眼光？

不會啦！

那你會在意你在他們心中的形象或印象嗎？

不會啦，因為我跟他也不認識啊，對不對？你如果不去理會他，他也不認識妳啊，啊我們也不認識他啊，但不要想那麼多就好，暫時沒有錢沒有地方住就只能委屈。當然啊，這邊也是有人住好幾年都有，但我們就做人不要去想那麼的多，那就好啦。

那你會去在意其他街友的眼光或是看法嗎

啊街友的眼光，不會啦，因為他們自己也是流落在這邊，他們有什麼看不起你的，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算到晚上人少一點了，也不會因為這樣的關係而覺得比較自由或比較拘束，其實平常就沒什麼差別了？

對，沒什麼差別。

可是臺北車站還是算一個公共空間嘛，因為人都來來去去的，那你不會有什麼時候想要一個個人空間嗎？例如說用報紙蓋住自己之類的。

不會啊，這邊只是晚上在這邊睡覺，啊白天個人有個人的自由行動啊，又不是說整天就得要待在這邊，有時候白天可以去走走啊，或是說去看怎麼樣都可以，只是說晚上在這邊休息。

那你白天的時候有什麼個人的空間嗎？

有啊，就走走晃晃啊，去圖書館啊。

所以你平常一周的作息是？

白天的時候去圖書館啊，啊有時候一個禮拜去活動中心洗澡個一兩次，那個免費的啊，只是說你要烘衣洗衣服那個要自己出錢。

那你會覺得白天一個人的時候跟晚上回到臺北車站，你覺得哪邊比較不會那麼自在或是比較不拘束？

是有覺得說比較拘束啦！

在哪邊(比較拘束)？

就是說你在這邊不是在自己家裡或是自己租的房子，當然就比較不方便，但是既然現在經濟上有困難，沒辦法有足夠的錢，也是暫時將就啊，人要隨環境改變。

所以你覺得這邊會比你平常在圖書館的時候還要拘束嗎？

應該都差不多啦！

那平常在這邊的時候會做什麼事情

看看報紙、看看書。

那你一開始到街頭上的時候，會去在意這些路人的眼光嗎？

當然一開始會啊，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對不對？但是慢慢的，你想通了，就慢慢適應了。

想通了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因為你以前沒有來這邊的時候，那個心情跟來這邊以後的心情，當然有所不同啊！

不同的點在哪？

因為現在來這邊是流落街頭啊，但以前經濟比較好的時候，有房子租，生活上比較自由啊，啊流落街頭，你會覺得很難過。

所以是在這邊待久了，會逐漸不在意別人的眼光嗎？

就是說待久了，會比較適應，應該說比較見怪不怪啦，就不會說很在意他人的眼光。

那你一開始的時候會做什麼事情，讓自己不太會被別人看到嗎  
不會啦。

那你一開始來這邊的時候，會等人少一點才來這裡睡覺嗎？

差不多啦，因為這邊晚上 6、7 點旅客會慢慢減少，而且街友都會拿自己的紙板來鋪著啊！

是因為覺得其他街友也做一樣的事情才敢嗎？

對啊！

所以如果其他街友還沒來的話，你反而不敢在這邊鋪紙板，開始在這裡睡覺嗎？

一般來講就差不多 6 點就會有人開始鋪了，啊不要說躺平，坐著就沒關係啊，大

白天也是很多人在裡面坐著，啊你到晚上這邊也是可以坐啊！

那如果今天其他人還沒來這邊鋪紙板，你一個人在這邊鋪紙板睡覺的話，你會去在意其他人的眼光嗎？

當然會有一些比較孤單的感覺啊！

嘿，但也會有點比較難為情一點。

那你覺得你一天裡面最自由最不受拘束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那就是晚上 9. 以後到隔天 6. 以前。

為什麼是 9. 以後？

9. 以後這邊就可以睡覺了啊，精神就可以鬆懈了，體力也可以慢慢恢復了，就是那 9 小時、8 小時、最自在。

那你不會想說我睡覺的時候會被其他人看嗎？

啊看又不是說沒有穿衣服，對不對？而且現在都戴口罩。在這邊當然就要忍耐啊，不然你要到哪裡，這邊比萬華龍山寺還好，這邊比較寬敞，比較乾淨，那邊空間太小，環境也不怎麼好，而且份子也更複雜。這邊秩序也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讓你選的話，你會在睡覺的時候蓋個板子增加隱私嗎？

應該不太會啦，除非說你的親戚每天都從這邊上班，不然一般不太會啊。像你這樣講的，要用紙板蓋起來，那白天這些東西你要放哪裡？啊圍起來是圍風，有時候東北季風比較大啊，啊你上面也不可能蓋啊，別人高高的不是也看得得到？

## 8. 阿南(2021 年 4 月 9 日)

那可以先問你的名字嗎？化名就好了。

叫我阿南啦！

那先問一下你平常一周的作息嗎？

我現在在幫街友拿個那個袋子啊，被社會局聘請的，早上幫他們收那個背包，每天早上把他們收進倉庫裡，晚上 5.30 再拿出來，然後白天的時候有時候去做粗工啦，但就偶爾做，也是社會局聘請我去做的。

那你平常在這邊生活的時候，有足夠的隱私嗎？

這邊沒有什麼隱私啊，你隱私是哪一方面的？

就是會覺得受到別人的注視然後很不自在這樣，那你會在意路人的眼光嗎？

在這邊的路人看到街友好像也是蠻慷慨的，有些人餉，有時候會藐視餉，因為這邊的人很多是要靠別人的幫忙，靠親友啊或一些善心人士啊，應該他們對我們的這個態度不會很看不起啦。

那你會在意路人這些來來去去的眼光嗎？

不會啦，路人還是蠻善良的啊，好言相迎的啊，不會說狗眼看人低這樣，不會啦，他們的水準、家庭背景的話，應該不會輕視這個最低落的。像過年的時候，大家來送紅包啊，幾千塊啊都有，還有過年的時候，很豐盛啊，很多物資，那個衣服餉什麼的都有。

有時候沒有吃飯的、沒辦法生存的，我工作回來我也會買幾個便當給他們，他們沒有吃，幫忙一下，是看我有沒有足夠的錢幫這樣。

可是像臺北車站也是路人來來去去的，算是一個公共空間嘛，那你如果想要有一個個人的空間的時候，你會用什麼方法去找到你的個人空間？還是說你其實平常生活裡有什麼個人空間嗎？

這樣會太孤僻了啦，因為大家都會想說要有幾個朋友。太孤僻的話，會變成獨居老人，因為這個社會一定要跟別人接觸，有的餉說下去很難聽，大家生活過的不同，有工作的話餉，跟別人接觸談話。大家的生活都是很隨意的，不會去

妨礙到別人，客氣收斂一點就不會去發生什麼事情。

那你工作的時候會在意其他人對你的看法或是形象嗎？

我不在意什麼啦，只在意工作有沒有好好做，不得罪別人，盡量有什麼問題自己檢討一下，哪裡不對，哪裡應該怎麼做。

9. 小林(2021 年 3 月 9 日)

想先問一下你要怎麼稱呼？

林，小林(43 歲)。

那可以先簡單問一下一周的作息嗎？

早上起床就到處晃晃啊，沒有工作啊，沒辦法啊，早上起來就都是這樣啊！

那晚上呢？

就回來這裡啊！

一周七天都是這樣嗎？

對啊！

那我想問你說，你覺得在臺北車站這邊有足夠的隱私嗎？

是 ok 啦。

可是臺北車站這邊很不是會有人來來去去嗎，那你想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會不會在意其他路人的看法？

不會不會我們不會。

那你會不會想要去找一個個人空間？

那還好ㄟ，他過他們的我過我們的，啊路人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啊，我們能怎麼樣，因為現在這個處境就是這樣啊！

那你一開始會在意(路人的看法)嗎？

還好啦，也是還是會在乎說人家會想什麼啊，啊沒辦法我們遇到了困難了也還是要過生活啊！

所以你不會有什麼事情是想在一個人的空間裡做的嗎？

不會。

那你在這邊會刻意做一些事來增加自己的隱私性嗎？就例如說用紙板之類的。

我不會啊，我就這樣子啊！

是因為不會在意路人的眼光所以也不會做這些事情嗎？

對啊，不需要去在意(路人的眼光)啊，去在意幹嘛？

但有些街友說會需要經歷一段時間才可以調適自己的心情，你有經歷過那段時間嗎？

也是會有啊，可是就想說遇到困難也沒辦法啊，你在乎人家的想法能怎麼樣？

那你會覺得有時候路人減少的时候，有沒有什麼事情是只能在那個時間做的？

不會啦！

那你會覺得在臺北車站生活的時候，會比白天去其他地方還要自在嗎？

我跟你說，臺北車站是我們晚上睡覺的地方，啊白天是我們去外面活動的時候，隨便亂走，不會有什麼差，就差不多啦。

那你通常在白天的時候去其他地方，會去哪些地方？

附近而已啊，也跑不遠啊。

那晚上呢？

就在這邊睡覺啊。

啊會聊天跟其他街友互動嗎？

還好ㄟ。

那你覺得是什麼原因，讓你沒有想在個人的空間裡面做的事情？

這邊的生活就是這樣子，你不去打擾人，就是各過各的，自己生活自己的，你不去打擾人就好了，通常都不會有什麼事情。

那你覺得這邊(北車)可以算是你的個人空間嗎？



是是是(個人空間)，我不會在乎(路人眼光)啊，因為現在就是遇到困難了啊，  
你還在乎他？你要怎麼樣，對啊，你能怎麼樣？我不會去多想。

10. 東三門的阿嬤(2021 年 4 月 26 日)

那我先請問一下你的名字？化名就好？還是便想個代號？（無家者手指著東三門） 東三嗎？喔好好好

那我想先問一下你一周的行為？

沒什麼行為啦！

就一周的作息？

就去圖書館看電影啊，看書報啊，看報紙啊。我在圖書總館，他每個月第一個星期四是那個清潔日。

那那時候你都去哪？

都在這邊啊，除非還有其他別的地方的節目。

然後晚上再回來北車嗎？

對啊！

一周七天都是這樣嗎？

對啊，等我一下喔。

（無家者離開原先座椅，到靠近北車牆面的地方站著，等發物資的人過來）

海濤法師來發食物啊，那就是海濤法師啊，今天是 15 啊，農曆初一 15 他都會來發物資啊，會發那個便當跟饅頭。

所以就是平常去圖書館，看看報紙看電影，然後晚上再回來這邊？

我也有去學英文啊，在建中對面，每個禮拜二，基督徒聚會所，你有空可以去那邊聚聚。

那我想問說，臺北車站會有蠻多路人來來去去的，那它其實算一個公共空間，那你在這邊生活的時候，你會因為旁邊的這些路人的眼光，或是其他街友對你的眼光，會讓你覺得不舒服或不自在嗎？

有的行為很不好啦，哪裡有猛……猛……站在你身邊，盯著你看這樣的！

所以你會覺得不舒服？

就是好像要吃掉你這樣啊！

那會因為這樣，讓你的行為有改變嗎？

我就趕快進去啊，進去玻璃門裡面啊，他走掉了我才出來啊！

那一般時候你會在意路人的眼光嗎？

都是喝酒的比較會鬧事啊，啊半夜有的會給你偷東西，手腳很不乾淨啊。

那你平常晚上睡在哪邊啊？

就睡在那邊啊(東三門附近，北車牆面外圍)，啊像今天早上紙板也被拿走啊，我的一件衣服啊，紙箱啊，都被清光啊！

可是不是有袋子嗎？

黑袋子啊，但放不下啊，就被清掉了，很可惡啊，警察局、社會局、環保局、台鐵局一起來清的，啊跟信實集團，全省的鐵路局都被他包去。什麼都一問三三不知啦，啊價值的東西都被拿光光啊，啊你碰到小偷，警察也不理你啦，到處都有監視器啊。

那你怎麼不會想說要去裡面坐可能還比較安全？

裡面它不讓你坐啊！

它不讓你做嗎？

都是挑人欺負的啦，印尼的都聚在地上都可以，我坐在地上聚餐都不可以啦。

所以你被趕過喔？

嘿啊。

什麼時候？

去年啊。鐵路局的來趕啊！

因為去年好像是因為防疫，現在你有再試過嗎  
沒有沒有，不是那個時候。

那那個大廳附近的柱子中間，我看也有一些街友坐在那邊  
對啊，坐在地上，畢竟很不舒服啊，啊裡面椅子有限，沒有幾個椅子啊！

所以如果可以，你也會想要進去裡面嗎  
當然，想進去啊，這個沒有用啊，晚上 12. 它還是會把你趕出來啊。

他會把你趕出來喔？  
對啊。

哪你一開始再到街頭的時候，會在意這些路人的眼光嗎，讓你有一些事情比較不敢做嗎？

做什麼？有什麼事情不敢做的，只在這邊睡覺而已啊，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  
啦，他們的行為你也可以去多瞭解啦，那個黑袋子以前沒有請人搬到倉庫，啊  
蓋了兩間，都蓋在南邊，啊現在那兩間不用了，就拖到行李房那邊，啊晚上才  
拖回來，啊它規定你幾點才可以靠近牆邊睡覺，雖然是公共場所啊，但你要  
待，政府也是管東管西的啊。

那我想問說，你平常生活裡面會有一個人獨處的個人空間啊  
我現在就一個人獨處啊！

我的意思是說，你平常有沒有什麼空間，是只有你一個人待在那裡？  
睡覺也是一個人獨處啊！

但不是會有其他路人來來去去，或是旁邊也會有一些無家者嗎？  
有的不打擾你你就比較安心啊，但有的打擾你，還把你拿東西啊，拿紙板啊，  
看到你有吃的，拿了就走了啊，有的還拿你的錢嘞。亂七八糟，這個社會真的  
很黑啊。真的要自保。這個社會真的保護不了我，我也很無助啊，睡在這邊真  
的是不好的事情啊，像現在那邊拿著兩支拐杖的那個啊，板橋的，你不要看他

這樣，你一看就是它很老，很可憐對不對，沒有，他騙錢的，他兩支拐杖假的啦，他會走路。

啊你怎麼知道的？

唉呦，每天在這邊不知道？剛才他身邊一個女的，那個鐵罐就是他的，他當乞丐，去那邊，計程車人家下車的地方要最多錢。他站在那邊故意裝駝背，很可憐，都沒有人理他啊，唉呦，我才不會幹那種是嘞。(有一個人騎腳踏車，停在東三們阿嬤的東西附近，正在翻她的東西)……ㄟㄟㄟ……做ㄗㄚㄟ(台語，當小偷的意思)……幹嘛做ㄗㄚㄟ！……小偷！！…….不要臉！！….(騎腳踏車的人慢慢騎車離開)騎腳踏車那個，人家食物就這樣拿走，我都敢罵。

啊那個也是無家者喔？

沒有啦，那個路過的啦，有的欺負妳還有理由的，做賊的抓賊的，還很多哩。

11.A 大姊(2021 年 4 月 27 日)

那先問一下你的小名或是你的化名？

化名啊……叫大姊就好了啊。

那先問一下你一周的作息？

這個怎麼說法，從白天到現在就都坐在這啊。

那你白天會去其他地方嗎？

沒有啊都在這裡啊，我年紀大了，72 歲你要我去哪，沒地方走了啊，我去做工作也沒有人會收我。

那你會去附近散散步嗎？

會啊，附近走走而已啊，心情好就附近走走。

那我想問說臺北車站這邊其實蠻多人來來去去的嘛，那它其實算是一個公共的空間，那我好奇你會去在意你在這些路人眼中的形象或印象嗎？

還好啦，其實是還好啦，不會怎麼樣啊，只要不要違反自己的睡覺就還好，沒什麼事情啊！

那一開始呢

一開始是很不習慣…一開始是很不習慣的，怕遇到熟人，嘿，啊現在沒有遇到熟人，平常都有戴口罩什麼的，只要不要遇到熟人就還是還好的啦。來這裡(北車)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問題嘛，講難聽一點就是避風港嘛，這裡是暫時性的避風港，也有人是長期性的待在這裡，像我是短暫的而已啦，短暫是暫時性的啦，當然這邊不是一個長久之地嘛，畢竟還是要離開這裡嘛，時間到了該走了就該走了嘛，但有的人在這邊待了一、二十年，講一句話，身不由己的啦，也不得不啦，有人住一、二十年就只能說他省房租錢啊，這邊吃的也是靠善心人士捐獻的嘛。啊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得已的苦衷，不方便講出來嘛。

那你怎麼去適應路人的眼光的？

慢慢去調適自己的心情啊。慢慢就接受了啊，剛開始不習慣啊，畢竟每個人剛

開始坐都不習慣啊，時間久了大家都這樣啊，慢慢的調適過來了。

所以你現在就不太在意你在他們心中的形象或看法嘛？

不管他們(路人)那麼多啊，人的生活要緊啊，畢竟你要面對現實啊！

那我好奇的是，你一開始可能會在意的話，你有沒有想過要去裡面坐？

有啊有啊，我們有時候也會去裡面啊，來來去去的啊，這兩邊都可以走啊！

那為什麼會來來去去的？

因為怎麼講，你在外面走走，走累了想到裡面坐也是可以啊，就是不能在裡面睡覺啊，晚上 12. 就會趕人了。

喔他會把你趕出來喔？

對啊，不能睡覺，但在裡面坐著休息是可以的。

那在你慢慢適應這些路人的眼光之後，會讓你待在面的時間變短嘛？

都差不多啦。

他(北車)是晚上 12. 的時候會把你趕出來嗎？

對啊，關門了啊，要清空啊。

那你會不會在裡面待到晚上 11. 多才出來？

謀摳玲啦(台語)，待在裡面要憋死啊，出來活動活動啊，整個再裡面那還得了啦。

可是裡面還比較舒服嗎？

還好啦，覺得熱就進去裡面啊，外面晚上當然涼快，大家都出來啦，白天就很難講啊。

所以其實你現在白天的時候，在附近走動的時候就也不太會在乎其他路人的看法嗎？

你不要講誰知道你是遊民？你出去就跟其他路人一樣啊，誰知道你是誰啊。

那我想問說臺北車站這邊算是一個公共的空間，那你會想要去找個個人空間嗎？

個人的空間太寂寞了，大家一起嘻嘻哈哈比較快樂一點。

那你不會偶爾想要找個個人空間嗎？

那看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但我不會。

那你會覺得有什麼事情是不想在這邊做的嗎？

想要把事情結束趕快回家，趕快回去。

那行為上呢？

行為是哪方面的行為啊？

就是生活上的事情之類的，會讓你覺得感覺在這邊做就怪怪的。

也沒什麼行為啊，哪有什麼行為？

那我可以問一下，你搭紙板把你圍起來的目的是什麼嗎？

圍起來比較安全啊，怎麼講，一方面可以擋老鼠，一方面不想給別人看到我們睡覺的姿勢，圍起來我們睡覺的時候是比較優雅安全的。每個人不一樣啊，有的人睡覺的時候是要遮蔽的，有的人不用嘛！

所以這樣子對你來說反而會有一種隱蔽性跟安全感？

對對對。

所以就是你不願意讓別人看到你的睡姿嗎？

對啊，誰願意看到？能看嗎？每個人有每個人睡的隱私吧。

那在你沒有睡著的時候做的那些事情，就不太會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嗎？

唉，白天做的事情跟別人一樣啊，就這樣啊沒有什麼差別吧。



可是這樣遮起來(紙板)，走過去從上面看還是看得到吧？

最起碼有圍還是比不圍的好吧，就像我們講得心理上有一種安全感，最起碼灰塵啊，老鼠啊不會進來嘛。對我來說這樣比較有安全感，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啦，其他人我就知道了。

睡覺的時候看不到這些東西，遮起來比較有安全感嘛？

對啊。

所以是覺得不會有那種暴露在其他人身中的感覺嗎？

嘿對對對。

那你是晚上一來這裡的時候就會把紙板搭起來嗎？

睡覺才會搭啊，白天不行。看你愛什麼時候搭就搭，通常是太陽下山的時候就會來搭。

那我想問一下通常你晚上在這裡會做什麼事情？

沒什麼好做的，人看人啊！

那白天呢？

看看報紙散散步、聊聊天啊，繞臺北車站這個圈子這樣。

那你平常會跟其他街友聊天嗎？

會啊

那你聊天的時候可能會注意自己的話，有些話或有些事不會做嗎？

不會啊，就很自然的聊聊天啊。

所以你會去在乎其他街友對你的看法嗎？

自然啦，自然就可以啦！